PL
2687
W388
1729
v.4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二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鉎人岸重編

邑後學庠生趙文黻嘉猷校

序

蔡端明文集序

文以氣爲主非天下之剛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傑然自名於世者亡幾非文不足也無剛氣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氣而發爲七篇仁義之書韓子以忠犯逆鱗勇叱三軍之氣而發爲日光玉潔表裏六經之文故孟子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而韓子觝排異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皆氣使

之然也若二子者共天下之至剛者歟國朝四葉文章尤盛歐陽文忠公徂徠先生石守道河南尹公師魯莆陽蔡公君謨皆所謂傑然者文忠之文追配韓子其剛氣所激尤見於責高司諫書徂徠之氣則見於慶曆聖德頌師魯則見於願與范文正同貶之書君謨則見於四賢一不肖詩嗚呼使四君子者生於吾夫子時則必無未見剛之嘆而乃同出於吾仁祖治平醇厚之世何其盛也夫以臺諫之風采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自侍從而下奔走伺候其門者紛然也文正鄱陽之貶余尹歐既與之同罪矣蔡公乃於四賢相繼黜謫之後形於歌詩而斥爲不肖羞其見縉紳之面而辱甚市朝之撻則

公之剛又可知也某初見其詩於張唐英所撰仁宗政要甚歆慕之其後見公文集乃沒而不載竊以爲恨乾道四年冬得郡温陵道出莆田望公故居裴回顧嘆而不忍去入境訪公遺迹則首見所謂萬安橋者與大書深刻之記爭雄且深惜其有濟川之才而不至於大用登愛松堂九日山則又見公之詩與其真蹟猶在凛然有生意如見其正顏色坐黃堂時也蓋公至和嘉祐間嘗兩守是邦至今泉人稱太守之賢者必以公爲首求其遺文則郡與學皆無之可謂缺典矣於是移書典化守鍾離君松傳君自得訪於故家而得其善本教授蔣君雝與公同邑而深慕其爲人手校正之鋟板於郡庠

得古律詩三百七十奏議六十四雜文五百八十四而以四賢一不肖詩置諸卷首與奏議之切直舊所不載者悉編之比他集爲最全且屬予序之予曰端明公文章文忠公嘗稱其清遒粹美後雖有善文詞好議論者莫能改是評也予復何云然竊謂文以氣爲主而公之詩文實出於氣之剛入則爲謇諤之臣出則爲神明之政無非是氣之所寓學之者宜先涵養吾胸中之浩然則發而爲文章事業庶幾無媿於公云五年十月永嘉王某敘

南浦老人詩集序

紹興壬子秋南浦翁喪于横陽訃至某哭之悲已而發

囊中得其遺稿有詩數十首皆手所親書視之歎曰嗚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吾不復見此翁矣此稿其典刑乎
某恨生太晚不及識翁壯年時見鄉人言翁昔年豪氣
可掬常坐屈輩行直出其上有不可其意輙以氣排之
犬倘世俗輩視之若無人性嗜酒不治生事晚年偃蹇
不遇家貧無資饘粥是累東投西馳有酸寒可憐態前
日之氣使然也予不見去時得一醉揚眉瞬目高談雄
辯尚有壯年之風某年少狂妄幸得以詩酒與翁接獲
陪緒餘之論乘間以鄉人語問之翁微頷而笑予又問
昔年製作尚能記否翁曰盡亡矣吾壯年不獨豪於氣
亦豪於詩今日氣窮詩亦然也予悲其言翁雖老作詩

不輟一日常不下數首皆信口成不加鍛鍊而有自然氣象然隨作隨亡不復顧惜予既一二年與之游懼其老而死不可復得屢求之一日以稿示予皆近作予藏之歲餘而翁死遂出之合平日所記與兒曹所傳錄成一集然尚有恨者所得止暮年之一二多窮愁壹鬱之氣壯年豪邁語無一字畱吁可惜哉翁姓劉諱光字謙仲本南浦人久寓居樂清鄉人以其老也呼之曰老劉予命其集曰南浦老人集

潛澗嚴閣梨文集序

某始總角見祖母賈常道其兄嚴閣梨之爲人必繼之以欷歔涕泣某幼而未識之也及稍成童出游鄉校

先輩老成多能道其事且稱其文翰俱妙不獨冠絕於其徒往往吾儒中亦鮮能及者某時既聞其言而得其爲人且私慕之恨乎生之晩不及一見焉迨今又十年餘始獲見其詩文嗚呼師眞非常人惜乎遯迹於桑門無賢士大夫與之游推揚而夸大之遂使其名泯滅而無聞某見古之隱者逃名而名益彰晦身而身益顯是無他有賢士大夫推揚而夸大之也佛之徒本無求於世眞所謂逃名而晦身者然古之高僧皆能垂名於不朽葢其所與游盡當世知名之士如晉宋李唐道林道安惠遠惠休文暢皎然之徒其所與游則王逸少謝安石習鑿齒謝靈運鮑明遠柳子厚韋應物諸公皆一時

選議論所加天下以爲輕重遂能使幽潛隱遁之迹藹然發揮於當世而垂耀於無窮以師之聰明高學卓然過人使得王謝之徒與之游假其吹噓獎拔之力則聲名振世未必不如古之高人也師嘗作溫州開元天王殿記文詞雄偉膾炙人口有俞清老者一時名士見而嘆服以書來告曰不意今人中復見古人也然其人譽望非安石逸少諸公比亦不能成師之名師少出遊江湖歷徧山川飛錫帝都振衣嵩洛覽古人之遺迹徘徊於其間然其志節甚高未嘗自屈以求王公大人之知已其言有曰古之桑門上首與士大夫游非求之也道自合焉爾既而還東嘉隱潛澗誅茅結廬於山林間

詩鼓琴以自娛顧世莫已知者其詩有欲言重嘆無余和之句某一讀而三悲之師之沒今二十三年矣平生製述甚多旋已遺亡某頃游明慶訪師之舊廬而求其遺文師之弟子曰宗要者某之叔父也得其古律詩雜文通數十篇爲一卷出以相示某既自五歲而知師之名十歲而愛慕其爲人又歎其不遇知已而沒世無聞今喜見其文如見其人遂丐以歸又自顧晩學小子無聲名勢力可以動人能重師之文於世姑敘而藏之以俟知者師名處嚴字伯威其詩醇重典實不尚浮靡他文皆如之紹興甲寅仲冬望日序

劉方叔待評集序

昔人有遠行者將由越而之燕膏車秣馬志在一日而千里也馳十日猶未離乎越回首南望自以爲遠矣俛仰前塗猶在萬里之外於是益馳前又十日去越而適吳過吳而至楚回首南望益以爲遠而前途猶未能十之一也又過楚而至宋又至乎魏又至乎河洛之間其途始半矣又益馳遂遠而至乎秦又遠至乎趙南望益遠又益北馳遂一日果至燕然後解車休馬徜徉四顧自謂天下之至遠者吾已盡行之矣今雖欲不止而行亦無所之也及問燕之人且謂過燕而北又有遠於自越而之燕者行者始歎息知天下之遠有窮平生之力終不能至者也昔漢有張騫者最善行嘗持使節通西

域泛靈槎窮河源此其遠又不止乎自越之燕而已由是又知天下之遠固有人迹所不及者然能力行而不已則亦無所不至也予嘗以行者而喻學者竊謂學之源流甚遠固非一日可至苟能自進不已積一日之力以至乎千萬日超乎遠大之域矣今之學者憚其遠而難至也是以中道而畫亦猶行者未越境而回車望奐楚之郊猶未之見又惡覩古人窮其至遠者乎吾友劉方叔年甚少氣甚銳好學問而工辭章所謂日進而不已者吾前年邂逅于蕭峯之下一見如故遂出詩篇以相示吾固知方叔可喜人也自是每見之必示予以所作其詞益加於前予益歎服今春訪予又示予以待評

集其間詩賦小詞無慮百篇體兼古律愈新愈奇至前日又見其集益增新製於其間比今春所見又加數等予三年間見方叔之進如此日進不已將何所不至也方叔之集既名曰待評又命予序之意欲待予文而評其當否也予欲評方叔昔日之詩耶今日過之遠矣欲評今日之詩耶方叔之進將不如此而已予未可評也方叔之詩譬夫行者將不止燕趙之間異日昇崑崙之巔乘高風而飄襟裾者予固以此而望乎方叔方叔亦當以此而自志乎姑勉之

送吳教授秉信歸省序

四明吳先生名世鉅儒才高行尊以斯道自任未嘗屑

節以阿世靑衫不調殆一星終矣頃以朝廷之命主師席於東嘉教人以正心誠意之學每以身先之不期年而士子皆有所矜式太守端明李公下車之初知先生之賢延爲蓮幕上客先生以儒術飾吏事談笑間而邦人陰受其賜公卿大夫聞先生之名鶚書交薦衆皆謂先生不日去而羽儀天朝也然先生純孝人也獨念慈親在堂鬢髮垂素慨然興歎揖諸生而歸于是邦之士庶至於搢紳之徒緇黃之流詣府挽之千餘人而先生終不肯留識與不識聞先生之行也莫不歎息以爲賢於古人遠矣昔季子佩印於洛陽買臣衣錦於會稽長卿駟馬而入蜀二疏聯轡而出關天下至今傳之以爲

榮然是歸也富貴之歸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淵明尋三徑之秋菊季膺思千里之蓴鱸賀老踈狂於鑑湖李愿徜徉於盤谷天下稱之以爲高然是歸也隱者之歸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先生之心以爲印綬之榮不若吾綵衣之戲禽魚之樂不若吾羊棗之養今日之歸大有功于風教矣豈直以富貴而誇鄉閭高尚而傲世俗哉雖然古人葢有以志事親者不必朝夕在乎左右也節行脩於身政事理于官功德及于民聲名聞于後則其身雖在千里之遠而其心不啻若左右之樂也吾知先生朝而歸暮而復來乎不然必爲蒼生而起天下皆受其賜也某海角賤生方獲摳衣坐隅執弟子禮而

生行矣瞻戀爲如何耶于是序其事又從而歌之曰歸去來兮先生胡爲而歸陟彼高崗白雲孤飛先生胡爲乎不歸先生歸兮何時來小子狂簡不知所裁先生胡爲乎不來泮宮峩峩泮水洋洋先生來兮芹芳藻香先生去兮鸞飛鳳翔

送表叔賈元範赴省試序

某嘗謂古之取士先德行後之取士尚文藝雖人事若不同科而天理未容或異以德行取士人事固與天理合以文藝取士人事固與天理違然天理默行於人事間世有莫得而知者唐王勃楊炯之徒以文章號爲四傑而德行無取焉裴行儉[illegible]見之已不許其遠到且謂

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四子訖如其言行倹非神也而能料人如許其必以天理卜之乎由是知科舉取士雖專在文藝間然由文藝進者必德行副之斯可致遠大之地吾鄉先生賈公其文藝德行兼長者與早歲蜚聲太學名上賢書久矣天欲大其器而晚成之淹徊且二十載隱居鹿岩行誼卓絕月旦鄉評及行道之語咸謂先生陰德在人天必相之年今且五十以免舉赴春闈政天相先生時也豈不見其眉間黃氣乎天理已著見于此自今而後學者知德行可取富貴不專尚齪齪文藝矣某既著為天理說且拭目以待欲驗斯言之不妄云

送吳翼萬庠赴省試序

韓退之作師說言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弟子予初怪其言謂師者人之模範寧有不弟子如耶緒典甲子予闢館梅溪朋友以予年居其先妄以師席見推執卷而從者四十人常月較其文用三等以品第之其間穎然以才名稱者十餘輩齒頰鏘鏘類能道驚人語予竦繆反資其發藥者居多然後知退之言爲不妄是歲朝廷修三載故事下詔取士予欣然對鄉人語吾徒其必有人乎既而有燕巢于堂形如品字識者知其爲祥是秋萬子庠中鄉選徐子大亨中國學選吳子翼中同文館選一時物論咸推梅溪爲盛事且二三子尤予平

昔游揚修大號爲上游者予用是竊知人之名冬十一月同舍展餞禮時徐子居賢關獨吳子萬子預焉酒三行予祝之曰昔公孫弘以賢良召轅固生謂之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今二子將戰藝春闈射策天庭當不負平日所學公孫不用轅生言以阿合取容雖能裒然爲舉首用布衣取封侯君子不貴焉子慎無忽吾言西行見徐子問訊無恙外道予語告之果能如張籍不叛退之否明年之夏綠槐夾道拂面薰風有青衫少年聯騎而歸天香滿袖喜氣津津出眉宇間邀我於梅溪者其三子乎

送葉秀才序

吾鄉誼理之學甲於東南先生長者聞道于前以其師友之淵源見于言語文字間無非本乎子思之中庸孟子之自得以詔後學士子群居學校戰藝場屋筆橫渠而口伊洛者紛如也取科第登仕籍富貴其身光大其門者往往多自此塗出可謂盛矣然君子之學為道小人之學為利談誼理而謀青紫果為道乎為利乎吾聞洙泗之徒有堂堂乎張者欲學干祿夫子不以其祿之不可干而闢之也而告之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古人之學也謹言行而祿自至修天爵而人爵自從所謂誼理者在是乎假守楚東鄉人葉生處和者亦客游是邪每暇日過予于郡齋音瑯然而可聽議論粲然

而成文卬其所蘊皆吾鄉師友淵源之學也處和早喪二親能刻苦自立友愛諸弟急難之念不頃刻忘懷其所爲學豈口耳云者今將之武林就秋試求贈言以行吾謂生之學問議論文采取一第不足道贈人以言而勉之科第是亦利而已矣何異市井相與言耶若夫謹言行而祿在其中修天爵而人爵從孔孟所謂義理者在是愿子之第雖不足道亦不能外是而得之也敢不以告乾道乙酉五月二十五日永嘉王某序

送喻叔奇尉廣德序

韓退之之留孟東野也其詩有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

蹤某初疑退之言爲夸及觀城南諸聯句豪健險怪其筆力畧相當使李杜復生未必不引避路鞭也然後知復躡之語爲非過又讀其末章有曰吾願身爲雲東野變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别離無由逢于是又知二公心相如氣味相得至欲相與爲雲龍而不忍有離别眞可謂古之善交者某丙子冬與繡川喻叔奇同舍上庠一見如故明年同登太常第又明年贊幕會稽叔奇來遊大帥王公嘉其爲人屈以攝職予遂獲朝夕焉論文賦詩相得愈厚盍簪纔百日唱和無慮百數篇叔奇之詩清新雅健有晉宋風味得韓公之豪無東野之寒予不逮遠甚然予二人者有唱必酬殆亡虛日樽酒

細論文之外語不及他亦庶幾復躡古作者蹤矣會叔奇赴官桐川行甚遽予惘然惜別行觴旣開驪駒在門于是誦醉留之篇雲龍之句以贈之至若清白以處己忠勤以涖事不枉道苟合以干進玆固叔奇素學而優爲者亦某之所素期而深望者姑小試于筮仕之初奉以周旋于終身出處行藏之際其爲復躡古人之蹤又不止乎絺章繪句間也叔奇勉之紹興戊寅吉日東嘉王某序

游天衣詩序

紹興戊寅冬十有一月己卯日南至後二日游天衣者八人皆前進士宦游于越者黎明戒裝集于貿監之故

居天氣既佳愛日初長籃輿出蠡城之南道乎稽

陰徜徉乎秦望鑑湖千岩萬壑之間有松陰十里林麓靜深山轉徑迂烟藹出沒初行若迷俄有鐘磬聲出乎翠微之端蓋天衣寺也十峰堆秀雙澗涵碧朝陽法華二峰尤著然嶄絕乎其中寺有唐人李泰和徐季海元微之白樂天李公垂諸作者詩文其碑刻尚無恙有化身普賢飛來銅像蕭梁衣鉢雙鳥故事緇徒頗能道之方杖屨尋幽有府吏將使君之命餉以百榼既拜賜有舉杯而言者曰今日之集蓋不偶然也昔王謝蘭亭之遊群賢少長畢集可謂雅會矣然賦詩不就者十有六人豈若吾儕臭味之同游從之勝乎白衣之來非王洪

之酒乃趙元之醴也歡其可以不記於是舉白飛觴唱酬交作雜以諧笑咸有餘適僧有勸游雲門者夕陽薄山遂不果往乃舍車聯騎探梅而還晚集於泮宮飲文宇也初登山某首賦一章同行即席而和既而吟咏者多不記篇用遂列書於搭提諸公命某序之

淵源堂十二詩序

剡溪周君蹈家塾於居第之前有堂有軒其數偶有館有室有池其數奇有齋焉其數象五行還而計之其數象十有二月命客王某名之某采汝詣家訓名其堂之中者曰淵源且記之矣其十有一處某名於杜詩淵源堂之右廡有堂焉賓主論文之所也名曰細論取重與

細論文句由細論堂而北有軒焉頗幽邃植岩桂一本以宜之名曰宜桂取宜人獨桂林句由淵源堂而西有軒焉其景物絶瀟洒而人稱之名曰蘊秀取剡溪蘊秀異句由淵源堂而東有館焉主人處子於其間予之來也修同舍之好名曰同襟取時赴鄭老同襟期句宜桂軒之内有齋焉書籍粗修足以自娛名曰富學取學業醇儒富句蘊秀軒之内有齋焉吾同舍日摛藻於其間名曰輝聲取自怪一日聲輝赫句同襟館之側有齋焉虚而曠可以群居名曰集彦取且隨群彦集句淵源堂之左廡有齋焉主人擇士以誨蘭玉之少者名曰擢秀取偶然擢秀非難取句入門而左有齋焉常虚之會有

遠方之士至主人館焉其來如歸名曰恢義取首唱恢大義句蘊秀軒之隅有文室可坐二人名曰蘭馨取□□春蘭馨句細論堂之前有方池名曰足鯉實無鯉也蓋寓意焉予謂人生聚散無常豈能長論文於此堂耶異日尺素之傳有望於雙鯉故取池中足鯉魚句且戒其勿爲高詹事也既名之矣又賦十二詩詩二十字以淵源堂爲首目曰淵源堂十二詩而識之以序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二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廿三卷

知樂清縣事楚府後學唐傳鉎人岸重編

邑後學庠生鮑昌國從登校

記

廣州重建學記

聖人之道合內外初無華夷遐邇之間不幸無時與位道不得而行必待後世有文之主儒學名世之臣以主盟吾道樂育人才爲己任然後斯文有傳與王化並遐吾夫子以天縱將聖生於晚周之魯木鐸之敎止行乎洙泗三千之徒所過之化僅及於歷聘七十二國爾嘗慨然欲居九夷淺人不知其志誑以爲陋嗚呼使夫子

居之何異坐杏壇之上化魋距爲冠裳變鴂舌爲絃歌
濟濟洋洋是亦鄒魯也何陋之有炎漢李唐之君尚文
崇儒文翁常袞以儒爲郡咸能興學宮登諸生授以詩
書不變蜀閩同風洙泗惟南粵去王都爲最遠至仁如
唐虞有所不能彔漢晉隋唐間雖號爲一統然德薄化
淺聲教不能暨朔南岳牧名臣雖清白如吳隱之剛正
如宋廣平藏著治績而庠序之事闕焉是宜裒衣博帶
射策決科之士不能興同鄒作盛也宋興混一海宇臣
妾僭僞南海四世之劉面縛闕下赦而不誅變汙染之
俗爲禮義之地慶曆間詔天下立學番禺僅能修夫子
廟以應故事至皇祐間始建學於郡之東南熙寧初

徙於西絡聖初守臣章楶改剏新學然規模未宏不足以容多士與雄大之府弗稱乾道三年詔前右正言龔公茂良自憲臺爲方伯下車之初務先風化明年春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顧瞻祠宇庳陋楹桷頹圮繪像不如禮豆籩簠簋無餘地可陳廊廡廹隘至不容折旋講肄之所去殿庭不咫尺升者病之嘖然謂諸生曰治孰有急於此乎於是始議改造即黄山之址以爲堂閣御書於其上東西十一筵南北九之庭之下什伯其初增闢兩廡倍其舊六齋對峙前繪從祀像置番禺南海二縣學於後惟大成殿仍舊規而加葺之藻餙煥然侈於他所門以櫺星繚以周垣大江橫其前協泮水之制費

出激賞公庫樽節之數憲漕船三司助以羨緡斂不民
及經始於夏四月訖工於日南至行釋菜鄉飲禮以落
之明年公召還道温陵謂守臣王某曰公爲我記其畧
某與公嘗同事史舘稔知其爲人貌和氣平盎一謹厚
者耳及爲天子言事官正色立朝排姦憸甚力視棄官
爵如脫敝屣至今朝野語正人必稱公山與丸潘又能
行其所學不鄙夷遐方僻壤之民廣儒宮以教之可謂
儒者矣鄉博士日與諸生登思紀堂明一貫之道講論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於正心誠意開移孝爲忠盡臣
子之大節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賢師師所以教化作成
者異日揚王庭立[illegible]光史冊如張曲江蔡曰[illegible]

余襄公者不一而足文豈止讀緯士語上窓詞取科第
抗衡上國而已哉於是乎書公字寔之興化人今為江
西帥云乾道七年正月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王某記

夔州新修諸葛武侯祠堂記

益與夔皆祠諸葛丞相並見於杜少陵詩錦官城外柏
森森者益也臥龍無首對江濆者夔也今夔之永安縣據
三峽上流水有瞿塘灧澦山有赤甲白鹽形勢險天下
丞相昔與先主屯兵講武控扼吳蜀為一方之所有
八陣圖永安宮臥龍山遺跡在焉祠于廟食宜矣然祠
在州之南隅地非爽塏巷無喬木堂廡庳陋丹青黝剝

祀事弗嚴無異乎虫蛇穿齧壁時僅免無首而已吁可
歎也前帥紫微舍人張公震嘗立新祠於臥龍命緇徒
奉之而城中之祠委眼修葺留以有待迺乾道改元某
被命自番易藩時方請祠力甚微一夕夢覩八陣豈丞
相精誠默有以告之十有一月至郡首謁祠下諗之以
文曰丞相忠武劉之伊呂高臥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
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
才十曹丕志少實予假令毋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
樂宜許寧使英雄靡淚今古將略非長庸史之語再命
工葺之廟貌一新闢路植柳揭其坊曰臥龍明年二月
[illegible]告成帥同僚祀之嗚呼公之生也能使其君秀

託孤而不疑其殁也能使洶湧江流不轉千載之石然遺像缺落未嘗一出禍福以驚動之益足以見其聰明正直不顯其靈於土木偶以求人之敬畏殆非柳之羅池比也今夔之二祠相繼鼎新郡人四時香火牲牢酒醴之奉有加而不怠盛德百世之祀益章可以一洗江瀆異代之耻無愧乎錦官城矣於是乎書七月二十七日永嘉王某記

夔州新遷諸葛武侯祠堂記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沿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于圖經者畧焉在隋唐時治白帝史於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於兹乎某莅事

之初謁焉徘徊四顧敬想風烈嘆廟宇之弗稱他事未逮也首葺而新之且書其事於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汙渠糞壤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蟥之所家非所以妥靈而崇祀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勢宛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宮也據其墟狀如屏宮之北有水曰清瀼瀉出乎兩山之間東入於江又東過灩澦入于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群峰之外者白鹽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盡誠受遺立孤於是宮也今江流洶而石如故宮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誠不亡宜於爾焉是闢地之亦

侯之志也遂與同僚謀而遷焉地初爲節度推官宅徙於他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爲堂五楹廡萬椽南門于臺又門于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厥丹青冕服川侯又塑關張像翼於左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詩以祀之詞曰

白鹽崎天兮灧澦屹江風雲慘淡兮翱翔卧龍龍千秋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宮龍兮龍兮爾其中望昭烈兮隔清瀼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惚恍想空虛兮雲爲馭臣東朝兮主兩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今古儼關張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新故兮侯無重輕舍其故而新是卜兮邦人之情祠

合於圖今自今始祀事不絶今有如此水

顏范祠堂記

聖賢有不同時而生得同時而祀者勾龍棄同祀於壇爲社稷之佐周公孔子同祀於學爲先聖先師顏子孟子同配食於文宣王之廟功同道同時不必同也唐顏文忠公 國朝范文正公時異道同有以忠孝之節仁道之學文武兼資之才正色立朝見危致命殺身不可[illegible]之大節特書大書于史如出一身其[illegible]范公能捐軀死難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illegible]西賊之膽威而臣之爲慶曆頌中夔禼也又皆以直道不容出守於饒遺愛在民至今饒人謂太守之賢者必以二公[illegible]

歲時祀之不絕隆興甲申秋七月某初至郡訪二公之像或卑居乎老氏之宮或雜處乎九賢之堂廟貌不稱祀事弗虔於典爲缺郡圃有堂名慶朔文正所建也遂即堂以祀堂之右有宇而虛命工葺之塑二像合爲一祠以時之先後而左右焉書二傳於壁後十一月丙寅帥同僚祀之歌曰

宋唐相望三百年堂堂顔范兩鉅賢文武忠孝名節全[redacted]維哮噬方無前二十四郡惟平原首唱大義扶危顛朝廷草昧官鷹鸇膽落邪佞驚梟鳶鬼質下拜心瞿然殞身賊手命乃天一門忠義有二難凌烟閣上兄常山英烈言皆光簡編銀鉤鐵畫餘剛堅致君

堯舜壽萬苦樂後天下憂則先立朝蹇蹇心惓惓邪
者我仇屢左遷夏童擾邊躬櫜鞬談笑爲國臣腥羶
閣開天章策治安誰吾與者杜富韓風采稜稜四諫
官徂徠頌配嵩高篇山高水長大名傳吳頭楚尾鄱
江邊甘棠遺愛清芬聯如秋桂菊春蘭荃像而祠之
敢不虔黍稷蘋蘩羞豆籩一杯薄薦清灣泉公乎爲
神爲飛仙假令而在當執鞭凡百君子宜勉旃

寇忠愍公巴東祠記

詩言志非謂其必出於作者之手而後見其志也後之
人有取於古詩十一章一句而賦詠之亦足以見焉國朝
太平興國中寇萊公爲巴東令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

日横之句識者知其必大用然世知誦公詩而不知是詩本出於韋應物公取其七字析而增之應物雖能道是語而官止郡刺史不見於設施殆不過爲詩人之詩而已及公取而用之則果能舟楫巨川是豈後人因其已試之效而爲是附會之說耶蓋公雅存濟世之心與舟横野渡之意合正猶鄭七子之徒取風人之意而賦之言發諸口而肺肝之隱洞然可見志之善惡身之吉凶禍福皆不逃趙孟之所料也公爲是邑時年方踰冠有愛在民世呼爲寇巴東其後致身宰相踐其所言景德澶淵之功尤爲雋偉方契丹入寇中外洶洶當時茍從建議之臣幸蜀江南則[illegible]馬不止於飲河洛而三光

五嶽之氣必分公獨毅然决親征之策鑾輿一動醜金自斃社稷安於泰山天下混一者二百年較其功烈與傅岩之人任舟楫之寄中興有商未可得而輕重然性素剛直不與物浮沉晚節爲奸邪所擠流落南荒以死天下至今哀之某頃過公安問枯竹再生處有祠在焉因賦詩弔之過巴東舊治訪其祠則已廢矣惟秋風亭尚存則又賦詩有不似公安之嘆尉王寧孫永嘉人也因命其建祠塑像寧孫卽亭祠之旣成以其圖來令毛君恕集公詩百餘篇幷刻予詩以寄予平生欣慕公之爲人每嘆靖康間復有如公者出則南北豈至於分邪鄧公之事固予所樂書尚奚俟乎再三之請然已更

祠廢而復興殘編斷藁散而復集江山增氣如公更生雖發端於予而卒成就之者令與尉也皆不可以不書

乾道二年八月朔永嘉王某記

唐質肅公祠記

予始聞夷陵巴東之名意其爲邑必壯自親適其地則皆蕞爾邑巴東陋尤甚問其名之所以著曰昔寇萊公歐陽文忠公嘗令二邑地重以人非山川城郭人物之異於他邦也予因謁其祠訪其遺躅嘆息而去至夔一日登郡之東城城下臨奉節縣治問令喻君思然曰昔宰是邑亦有如寇歐二公者乎令以唐質肅公對予曰是嘗至和中爲御史獨立敢言嘗疏論貴戚廷擊宰相以

貶天下稱爲眞御史不敢斥其名而曰唐子方者乎熙寧中首言王臨川不可大用及參大政奮然與爭是非於天子前而氣不爲之屈至不勝其忿而死天下至今稱爲正人者乎吾夫子嘆未見剛者唐公非剛者與名節凜然固無媿乎忠愍决澶淵之策文忠移司諫之書也其令昇邑有殊績異政故相張公天覺嘗筆之於墓碑矣邑故有令如此而無祠非缺典歟令聞之慨然不謀於僚不役於民即廳事之東隅易亭爲祠求畫像於江陵得之於故家丹青一新儼然如生觀者莫不起敬如見其冠豸觸邪正色立朝時也且丐予記其事予質肅公之高名大節固已特書大書於國史何以記

然是邑賴公而重有不可不書者令蜀人揶滕先生
也有家學治邑有能聲觀其所慕可以知其人矣乾道
二年二月永嘉王某記

思賢閣記

番陽廳事之東偏有堂曰平政堂之北有閣曰芝秀郡
以芝名者四廳之後堂曰玉芝之驛與門曰靈芝及是閣
是也皆因芝山以名然亦繁且複矣堂世傳文正范公
所名雖百世不可易是閣名與堂類宜易之閣北瞰郡
圃春有百卉有游人鳥有幽聲夏有濃綠有清風蟬嘒
嘒有新聲秋有疎林宜夕陽宜月冬有茂松宜雪中觀
宜風雨中聽然皆不足以名有九賢堂四賢堂在焉園

林乃其遺躅也花卉皆其井棠也茂松雪月乃其高風餘韻也噪而靜鳴而幽乃其吟咏中景物也登其閣思人遂名之曰思賢予不才至郡且期矣日坐平政堂億精神於案牘間不能使吏之不吾欺懼政之不平而有媿於斯堂也則登是閣而寓目焉思賢也訟理政平庶民安於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是將何術以致之此予之所以思亦後人之所宜思也語曰見賢思齊焉群賢不復見矣悠悠我思於是乎書乾道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東嘉王某記

瀟洒齋記

思賢閣之下有齋方丈餘北鄉前有隙地僅一畝叠石

百拳鑿洺一泓有喬木數株藤蔓絡之蒼然而古雜以
桃李橘柚衆芳之植濃陰幽香淸逼燕寢東望初臺西
接玉芝北臨郡圃隔以垣墻幽然有山林氣象宜琴宜
棊宜飲酒賦詩簿書獄訟止於平政堂齋中不知也采
文正范公郡齋即事詩名之曰瀟灑公初爲睦州有瀟
灑桐廬郡十詩郡人嘗以瀟灑名亭矣及爲是州文有
齋中瀟灑過禪師句詩言志公所至以瀟灑見於篇章
則胸中之瀟灑可知也讀郡齋詩至半雨黃葉一江明
月之句則知公之瀟灑於一齋矣讀桐廬十詩至使君
無一事心共白雲空則知公之瀟灑於一郡矣讀區別
妍媸削平禍亂之賦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之詎與萬言書則其正色立朝之風采使鐵分闇之威名經世佐王之大畧是皆推胸中瀟灑之蘊而見之于為天下國家之大者也讀嚴陵祠堂記至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又知公與子陵雖出處之迹不同易地則皆然山高水長非特子陵之瀟灑亦公之瀟灑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是以名齋乾道元年六月朔日東嘉王某記

泉州新修北樓記

溫陵之有北樓猶武昌之有南樓也樓閣臺榭之在天下以南北名者多矣而二樓之名獨著得非以人而重耶南樓以庾公重北樓以歐陽四門重然庾有汚人之

塵君子亟道之不若歐陽氏以一代文傑聯名韓李諸公蓋足以重茲樓也予乾道四年冬十月至郡越數日策杖州宅之北有屋將壓邪衆木以支之詢之乃北樓也惕焉不敢覘矧敢登有碑塵如積漫不可讀乃四門所作之記歎息久之郡舍老而敝宜修者非一椽然莫急於茲樓也第視事之始方問民疾苦土木之役非敢先郡多颶風日惟傾覆是懼明年春二月建貢院秋八月落成得餘材始命工葺之冬十有一月丁卯董役者以訖工告與同僚三四輩登而四顧山川城郭之富盡在目中亦一州之壯觀也既相與賦詩又爲之詞曰

閩南有州　北墉有樓　席侯肇謀　發揮以文

樓乃有聞　歐陽四門　載建載修　克紹遠猷

鄭呂二侯（政和間鄭南建紹興間呂用中重建）歲月浸久　楹腐桷朽

伊予來守　偶歲之豐　時定之中　迺鳩爾工

材卽其餘　費節其虛　踰月如初　泉山之狀

桐城之壯　可登以望　身焉南極　心焉拱北

守臣憂國　匪遨匪遊　風觀瘼求　守臣登樓

民淳俗樸　菑害不作　登焉斯樂　風俗惰媮

閭閻悵愁　登焉則憂　居而官理　登時民喜

登斯無愧

興化軍林氏重修旌表門閭記

乾道五年春三月直秘閣新福建路轉運副使林公未

澤自莆陽移書于清源守永嘉王某曰孝澤八世祖撲
有至性唐正元間居母喪哀毀甚自延甓以葺廬於墓
有白烏井露之祥時則有歐陽四門詹黃處士璞述之
以文德宗詔立闕旌閭先世大其門以侈之嘉祐紹興
間因敝而修時則有紫微呂公夏卿令丞相陳公實爲
之記逮今二星餘不治且圮孝澤大懼哀瘁不克震耀
其光而無以爲子孫訓太守鍾離公松賢而樂善不待
請慨然出公帑二十萬葺而新之因其舊而稍加焉莆
陽故清源屬邑也孝澤之子窦猶子處皆君門下士幸
爲我記之某辭蕪陋未獲既而處來請益堅屬病未果
夏六月又走書以督之某曰孝子之事傳于史文于二

三大手筆矣奚俟乎鄙文若夫孝感之異天報之厚守
臣風化之敦與公之顯揚爾祖者則宜有歌詩以發揚
之詩曰

大哉孝爲百行先通乎神明光普天聖經千有八百
年亦以應感形諸篇李唐中葉正元年有林孝子家
莆田喪親五日食不咽手開坎室土自肩壟廬其傍
護隧埏恨不殞身此重泉天聽匪高應昭然瑞氣非
雲亦非烟異香氤氳非蘭荃飴蜜匪井珠匪圓賜中
不稀明且堅烏鵲賓來翩翩耳驚目嘆觀肩駢使
者來廉迹其阡露隨哭聲洒雲邊詔旌門閭繇賦蠲
名書史冊光厥傳年垂四百家聲綿雲來滿門業

綿世登桂籍香名聯八葉有孫壽而賢移以事君忠
孝全黃堂主人職承宣鼎新雙闕光厥前宋唐四傑
雄文鐫奚止照耀莆山川要令四海皆參鶩孰非人
子宜勉旃

天香亭記

剡中佳山水爲東南州之眉目汝南周君堯夫得爽塏
於剡山之陽挾雙谿之勝而家其上廣厦耽耽在剡爲
甲有巖桂數百根皆古木也蒼然成林森然而陰洞然
而深闃徑通幽而亭乎其中主人日與客游焉如入宜
人之林而夏不知暑如登飛來之峰而香飄自天如騎
蟾蜍游兔宫而下視人間世眞剡中之絕景也予丙子

冬過剡把酒是亭時堯夫將戰藝南宮予因目之曰天
香明年春果擢巍第與予為同年友堯夫命予記之而
未暇逮今七載每移書必及之乃為之言曰學者方未
第志在乎得耳得則喜失則悲故以登科為化龍為折
桂春風得意看花走馬晝錦還鄉世俗相歆豔曰仙子
天上歸也是特布衣之士詑一第以為天香耳若夫學
士大夫所謂香者則不然以不負居職以不欺事君以
清白正直立身姓名不汙干進之書足跡不至權貴之
門進退以道窮達知命節貫歲寒而流芳後世斯可謂
之香矣唐宋璟以芬香勉張說漢李固以糞土視胡廣
趙戒名乎名乎科第爵祿云乎哉堯夫筮仕有能聲日

挺挺好議論時事遠大未易量乎方以名節相期必不負所以名亭者矣堯夫又能樂教難弟諸子皆力學行見棣萼聯芳芝蘭並秀濟濟詵詵天香滿門不止燕山之竇而已然科第之香孰御名節之香堯夫又當躬行以率之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三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四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鉎入岸重編

邑後學庠生徐 紹斋建校

記

四友堂記

家君燕坐乎四友堂某侍側家君曰汝知吾此室之意乎吾言汝書之丈夫之於世窮達之道不同而其所樂一也季子之金印買臣之晝錦長卿之駟馬何曾之萬錢古之人得志於當時者之所樂也靈運之山水淵明之琴酒北山之猿鶴謫仙之影月古之人不遇於時者之所樂也吾非不欲爲得志者之所爲而慕窮者之所

樂也富貴有命不可幸而致并心貧賤者士之安於分而樂其生吾之所當行也於是即所居之宇造方丈之室藏書一笥置酒一壺設榻一張而吾以一身寓乎三者之間故名之曰四友也明窗素几前經後史整冠肅容端拜聖賢於千古瞋目攘臂訶斥姦諛於已死者此吾之友於書也清者聖濁者賢寄笑傲於一尊之中而逍遙乎無何有之鄉者此吾之友於酒也及乎書叠隱几與闌尊俎曲肱而高枕坦腹而獨臥訪周公於恍惚之間與蝴蝶悠揚而俱化者此吾之友於榻也烏巾道服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吾之樂也若夫曉色動而窗牖明夕陽盡而燈燭光者室中之朝暮也和氣藹而

書帷温南牕闢而薰風來竹簟設而凉飈生簾幕垂而紅爐然者室中之四時也吾與三友相從乎一室無言而妙意得不想而萬慮息物且不得而我累形亦於是而我忘也彼有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奔走於勢利之門老死於憂患之塗者吾不爲也語畢某拜而記之

大井記

予始祖五代來自錢塘徙於温州樂清之左原迨今無慮二十房惟吾廬世得先祖始卜之地閱二百年矣家之東南有井焉不知其疏鑿之始其深纔二丈方不踰丈水清而味甘寒于夏而温于冬至歲亢旱他井皆告枯茲獨不竭提罌而汲者駢集也大觀闡吾家築新門

遂徙舊門爲井亭作牀以護之植雙桂於南北兩旁名其亭曰投轄皆先人之雅致也宣和辛丑魔寇犯境吾廬數千百椽燎而爲埃惟是亭與門幸而獨存蓋吾家遺迹也是井有三可書當大父之世鄉人號吾居爲大井頭王家井非甚大而以大得名以其大於他井也非吾家大之見大於鄉人爾宣和壬寅大父得疾服藥思鯽魚時方盛暑不可遽致先人憂見顏色遂垂釣於井獲巨鱗予時年十有一侍立井旁親見之井初無魚先人素不善釣蓋孝感也紹興癸亥予闢家塾于井之南朋友歲集焉飲灌洗濯率資其利至庚午季夏群[illegible]夜汲以有光告予往視之果不誣嘗作井光辯以[illegible]之於

意謂魚鱉之族鱗甲文理發光于夜或螺胎蚌腹產珠以自照然未可知也必有博物君子辨之者是井有大名有孝感之異有光輝之象其可沒而不書耶且三者皆予耳聞目見之實非誕語也然是井可目曰大曰孝曰光予獨以大名之者先吾祖也作大井記六月二十六日書

代笠亭記

吾家之西北原有田二頃蓋先業也吾季弟昌齡日課農事於其間有雨暘風埃之患蓋焉而手疲屩焉而足蠒蟄而面日暴肌體身勞而況惡於是即田之畔因隙地夷積石創容膝之亭而名以代笠予聞而勞之曰予亦

艮苦矣然子之志巧於以物代物而子之心樂於以勞代勞也子少蒙義方之教將以祿代耕一戰賢關偶違其願懼事親日短而三釜之不逮也退歸于家躬水菽之養以代之子以二兒日從事乎黃卷不知稼穡之艱難懼田園將蕪百指不能以自活也遂和淵明之詩賦勸農之章躬隴畝之勞以代之朝東皐莫西疇厭春雨秋陽上笠下屩之糜手足也遂作亭以代之此子巧於以物代物樂於以勞代勞而孝弟之道實寓乎此亭也吾家多難生事蕭然親喪在殯窀穸之奉未畢正人子痛心之時子於勞苦蓋有不得而辭者矣然子於耕稼之餘手不廢卷日與竹先生（昌齡月視篇曰竹先生）毛穎陶泓諸

予從游於是亭而深得書林藝圃之趣他日登金門玉堂則當爲天子代言之士移甽畝所樂之道而諭之於廣廈之間則當爲代天秩物之事子之以物代物也其智愈大其以勞代勞也又將移孝而忠矣奚止以一亭代笠而已哉吾弟勉之兄某記

淵源堂記

先儒孟子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說者因孟子之言而論淵源之學謂本乎自得非師友傳授之可能嗚呼是見孟子之言而不究孟子之不必言也夫欲造道於未得

之前而不資諸師友可乎必深造而後能自得非孟子有所不能言未有舍師友而自能深造者此又孟子之所不必言也孟子知性爲善知道莫大乎仁義發其素蘊著爲七篇之書蓋其自得有如此者然考其師友淵源豈無所自與世之學者多矣而自得者鮮蓋由誤觀孟子之書而以不親師友爲自得且其父兄之教子弟也固非無師友也然其命之之意殆不過欲其傳句讀習文詞以求速化之術爾鮮有及乎道學之淵源者而望其深造自得可乎剡溪周君某天資好善而樂教子弟嘗命工製先聖十哲坐象及列畫七十二子爲一堂即家塾而欽奉之又親筆而諭其子孫曰親師友之益

源曀公之爲家訓過人一等矣其後諸孫日益長師友日益親淵源日益邛而事業日益脩推其緒餘以事進取有隸天子學登鄉賢書擢進士第者凡數人餘皆以學問自立而其進未艾由是剡之學者推周氏爲盛葢本於公一言之訓而得師友淵源之力焉某與公之孫世修同舍上庠遂獲登公之堂而觀其遺迹時公化去已三載矣公長子仁泣謂某曰吾先子手澤在是吾懼不能繼志又慮諸子若孫或懈而弗遵以深吾罪子幸不吾鄙辱臨茲館又辱與吾兒游幸爲我名其堂且記其事某辭鄙陋不獲因采公語以名之并書其大畧俾後人毋忘賢祖之遺訓焉紹興癸酉四月日記

細論堂記

淵源堂之右廡有堂焉主人與客日飲文字於其間紹興癸酉予與其徒數人游剡溪客於主人之館登是堂而陪芳尊者屢矣主人曰客為我名之予因誦杜少陵憶李謫仙詩云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顧謂主人曰君游太學且十年筆硯之交滿天下然尊酒論文之時少而江東渭北之日多當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之夕把杯邀月而月不能言俯地見影而影不與君語雖有胸中萬卷書將誰與論予予與君為八年同舍之舊而不見者已五年矣況君之所欲見者不止於予而所不得見者蓋有不止於五年

之久者焉人生如白駒過隙所謂五年者能有幾而今
合如此之難思之寧不慨然耶君不予鄙而以論文見
招者亦五年矣予方奪於憂患而困於貧賤雖屢勤魚
雁之書而久違雞黍之約今乃不憚數百里遠訪君於
雪深興盡之故溪獲重上君子堂對酒尊而共燈燭又
幸坐中之客無薰蕕之不同相與論文固有不可已者
然予學淺識陋尤怯於文字之論他日博雅君子如李
杜輩過君之門而登君之堂君當設醴而與之細論可
也予欲采杜詩斷章而名之曰細論君以為何如主人
曰善遂書之四月日記

綠畵軒記

出簫峯西南二十里有山遠引若虹霓之狀故俗謂之霓山樂安孫君之居得霓山之勝峰巒奇偉林麓靜深有泉發於其下可飲可灌於是枕山而立棟宇因流而蓄池沼結軒牖明收拾景象軒之外有嘉木數株修竹千挺蓊鬱蒼翠嬋娟瀟洒播爲疎林舒爲濃陰舞清風搖蒼烟影明月漏山光之窈窕蔭碧沼之漣漪禽鳥宅其幽黿魚息其陰左右青山環合映帶藍黛之色與天連碧四時不凋眼界常青望之宛然如在圖畫中蓋此軒之佳致也主人與客日飲於其間寒光入座秀色可掬明瑩杯盤冷襲襟宇魂清氣爽深杯不能發其醉情舒興遠高歌不能寫其逸觀者在旁疑其壺觴几席

劉畫中物賓主僕從皆圖畫中人也有客醉茲軒嘗陪主人之清尊覽景物之幽奇寓之於目得之於心有者不能忘者主人曰客爲我名之客曰予嘗讀韓退之南山詩有濃綠畫新就之句愛其清新峭拔恨斯境之莫見今此軒之秀庶幾其髣髴舉其語而名之可乎主人曰可客爲吾記之客曰軒宇景物之大槩四時朝暮之氣象生綃一幅可得而畫也濃綠之句可采而名也若夫清風一來披雲拂玉天籟之奇非絲非竹雖神工妙手有莫得而模寫博物辯口亦不能形容也予將何言

巖松記

野人有以巖松至梅溪者異質叢生根於拳石茂焉既

孤森焉匪喬柏葉檜身而松氣象焉藏參天覆地之意於盈握間亦草木之英奇者予頗愛之植以瓦盆置之小成室稽古之暇寓陶先生鄭先生之趣焉是日與同舍飲茗談故事因共觀之咸有欣得之色予曰有能賞之以言者予不敢吝咸篇章先後踵至皆佳作也予不暇品第之莫知所從因徙至於會趣堂與八君之衆共之且告之曰諸友講於斯食於斯游息於斯焉也常在眼焉奚必几案間然後爲吾物哉雖然其松之意不可不知也岩產貫松肯形諸友不几之姿也青青之色凌傲霜雪諸友歲寒之心也鬱鬱乎間者偃若伸爪距奮而鱗鬣生諸友變化之象也今日之觀豈曰无

而已哉唐人之詩曰懸君青松心寻於諸友亦云紹興

辛未四月晦日記

觀水記

梅溪之南有巨浸焉會一原之水而東歸者也俗曰前溪時惟孟秋淫潦踰浹平原出水會天色少霽吾徒以觀水告寻與之偕涉流而南漫而平田湍而拍岸其狀也如雪飛空如銀沸鎔如熾萬薪而煎九鼎之湯澂焉而珠洶焉而雷壯乎哉其不可以形容也顧謂諸友曰孟子稱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諸友今日之觀其有得於水乎時同行十有二人李大鼎庚謝鵬皐胡周千里震鄭遜志童侃鄔一惟夏伯虎陳廣寻與焉若夫往者二人

謝與能楊寓庚午七月二十六月記

讀禮堂記

爲士者未嘗不讀書然知眞讀書者鮮能讀而不能行是猶鳳鳴而鷙翰雖胸中有萬卷身爲行秘書譏之不能讀可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由也孔門高弟號爲有聞豈以書爲不足讀耶必時人有能讀而不能行者與不讀同蓋有激而云然由之言非所以爲訓故夫子疾之書之難讀者莫如喪葬之禮非難讀也不忍讀也爲人子者親方在堂諱聞不祥之言見時入小學從何讀之師誦十八章之經至親喪章則或置而不講少長讀禮記凡喪葬之篇則掩卷而不忍讀一旦遭荒

遂之變賫然不知有直情徑行者矣豈復知品節斯斯之謂耶聖人著之禮經以詔人子曰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非徒讀之正欲使之尊所聞行所知賢智者不至於過愚不肖勉強而跂及焉莆田蔣君元肅好古而能文於書無所不讀喜親之享年而榮其生封也名堂曰藴仁鄉黨歆豔之其執親之喪也又名堂曰讀禮養生喪死無憾可謂知眞讀書矣昔吾夫子語門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子思習聞家學以禮葬親四方於是乎觀焉滕文公問禮於孟子行三年之喪於戰國禮廢之時而弔者大悅禮之不可已也如此元肅於禮既飽讀而躬行之又以是而教學者甫方

多士其有立於禮乎然禮雜出於諸儒之手未必皆合聖人制作之意元肅既講習討論之宜削其不合者使禮記爲全經斯有功於名教矣豈止誦讀云乎哉乾道六年三月東嘉王某記

夢菴記

夢者誠之所形也高宗形於得賢仲尼形於見聖莊周形於化蝶楊雄形於吐鳳范式形於葬友夢之小大雖不同其爲誠之所形則一也仙居陳君勉卿執親喪如禮以孝稱于鄉初求佳城未獲寢食弗遑一夕夢侍其親遊於睦溪之原指其處以語之明日訪焉果得其地卜人吉之遂畀窀穸因築菴以守以夢名之志其所以

得也某辱與君之弟文卿游上庠爲同舍生又與君之子三省遊於剡三省以夢菴之事語予且求文以記予謂觀人之術不必驗之行事因其誠之所形亦足知其大略高宗可以知其賢孔子可以知其聖莊周可以知其達楊雄可以知其文范式可以知其義陳君之夢可以知其孝矣彼有夢屍得官夢穢得財心之所念者果何事夢之所見者果何物耶與陳君之夢固有間矣

追遠亭記

儒與墨其道本相爲用故世謂之孔墨然先師孟子獨艴然闢之以爲無親何也蓋二家皆尚儉儒儉於其身而厚其親墨氏身親俱儉焉儒治喪以厚墨治喪以薄

儒謂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又謂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而墨氏乃以薄為其道宜其得罪於名教也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而曾子遊孔門以孝稱夫子為參作經其末章有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饗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參發明夫子之意而為之言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伋又廣曾子之意而為之言曰喪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凡附於身與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孟子行其所學於師者盡棺槨衣衾之美以葬親富踰於前而葬亦踰於前其闢夷子之言足以為萬世人子之法師友淵源得有所自也吾徒[illegible]萬中年少而好學屏

家以孝謹稱其喪祖母氏也能竭力以佐父其奉窀穸
之事得吉地於黃奧之原以為藏室極其工力而不計
其費又築亭於墓前以饗之名曰追遠將葬來告於予
曰大事有日亭無文以記之敢請予曰予孝以事親而
厚其所逮事用孟子不儉之訓以治喪又采曾子追遠
之語以名亭將不忘於春秋之享子之存心如是之厚
謂予非儒者流可乎予敢以荒迷蕪陋辭耶於是乎書
紹興辛未十月日記

舫齋記

知進而不知退者非特縉紳坐斯患也雖出世之士亦
然佛之徒本逃名晦身若無意於世者然世之善知識

其道學有餘可以淑諸人應緣而出有不能自已者其間好進之徒怵於利欲往往賄以求進老而不休訟而不去者蓋紛如也惟壽昌淨慧師則不然師少游錫異方潛心佛隴志識學問出人一頭業成而還爲緇林所推服始傳教於永嘉之開元再傳於淵聖院而以疾求還故山住壽昌教院凡若干載年愈高德愈隆道俗愈歸重然而未嘗一日不以退居養老爲懷世緣挽之而莫能自脫也某與師有二十年之舊一日訪師而師已獲遂其退老之志居所謂拙齋者欣然見顏色間請其齋謂某曰子爲我記之某曰師昔嘗秉無量大法幢於無邊大海中出大誓願力濟百億萬大衆矣今茲[illegible]

其形模似矣然而闔焉而不能浮靜焉而不能濟臨焉而不能容師獨善其身可也如衆生何師笑曰吾昔乘法舫而游人以爲無量也吾不知其爲大今吾即是舫以居也人以爲不能容也吾不知其爲小且夫迹有去住而道無去住形有小大而法無小大身之進退迹也舫之大小形也吾出而化億萬衆於人世間者以無形之舫行無量之法爾退而寄老病之身於故廬者假有形之舫藏無量之法也將使夫聞而化者無貪於得無嗔於不得無癡於必求其所欲得又焉有賄而求進老而不休訟而不去也如子之所謂乎然則吾之退也未嘗無教化也茲舫雖小孰謂其非無量無邊法具乎某

媿其言退而記之紹興乙亥三月日記

雁蕩山壽聖白岩院記

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山名雁蕩最爲造物所惜秘於蒼古而顯於本朝山中絕境皆廬於佛子開闢經營必其徒之有道力者驅龍蛇虎豹魑魅魍魎而有之權輿數椽侵尋萬柱如全了之菴於芙蓉今爲能仁行亮谷於安禪今爲靈巖文吉菴于碧霄今爲靈峰是也山之內外招提無慮二十餘所問其經始與廢而復興無非有道力者焉山之東有嶺曰謝公世傳靈運好遊山而不知有雁蕩蠟屐窮幽至此而返去嶺而北若干里有山曰白岩水口仙翁去岩而北若干里有王子晉仙壇[illegible]

晉遺蹟在吾州者三一在永嘉二在樂清茲其一也壽
聖院在白岩之下峰聳而奇水清而駛松竹蓊然而深
蓋諾矩羅駐錫王子晉飛仙謝康樂登臨嘯咏之所宜
幽人逸士继名晦身脩眞學道者徜徉乎其間也院創
於唐會昌四年至明年廢又明年復興初曰仙谿白岩
院至大宋治平四年十月始賜壽聖額宣和三年燎於
魔寇院僧元象憫之草創殿閣塑像貌以奉香火歲久
寖壞僧子親慨然曰茲山吾祖潘氏所捨殿與像吾師
所建也其可坐眂而廢之耶於是糾同志募衆緣出力
以成就之寶殿巍然輪奐翬飛觀者咸會歡喜讚嘆工
未畢會傳敎於邑之七寶雙峰二院其徒文表住是山

遂卒其事而道場為之一新嗚呼僧子親者眞可謂具
道力有功於其教者矣

雁蕩山本覺院殿記

有僧景暹來自雁蕩紬前傳法能仁宣公與傳法靈岩
行公書求余文記本覺院殿余延之坐□贈以詩辭
不能記暹曰宣公年踰九十有名行緇林推重為老禪
今退居是山足以重吾徒行公蜀僧傳心印於名師與
賢士大夫游且能詩嘗受知於君某以二禪師之命故
來願勿辭余善其言遂諾之院舊名延唐而不知其開
山之始嘗廢于會昌至乾寧二年復興增額曰乾寧延
唐我宋有天下元年改賜今名院在雁山之東隅住以

甲中祥符延禧間僧友忠南遊五羊得天竺國貝葉
書以歸至今猶存釋家舊殿建於元豐初歲久垂壞日
者以山門不振咎其基之不吉暹出願力募財鳩工垂
二十年以紹興戊寅秋九月易地而遷之棟宇鼎新金
碧照輝用力孔艱迄乃有成可嘉也已詞曰

雁蕩之陽　延唐道場　毀于會昌　起廢乾寧
我宋龍興　本覺是名　先民不作　金仙斯覺
已覺後覺　山中老禪　出世應緣　亦覺之先
洛爾釋子　潛心宗旨　不覺不已　忠得貝書
暹典殿廬　亦覺之徒　殿廬既周　勿怠薰修
同國戚休　唐祚既遷　我宋是延　億萬斯年

妙果院藏記

紹興戊寅春潛潤寶印師傳天台教於禾嘉妙果院未幾有尼文贊來施寶藏直萬金緇素咸悅潛潤師走介致書於越命某記之某嘗聞吾儒中有二大善知識曰東坡居士曰王荊公俱以文章名世然其道不同終身不相悅及東坡記望相藏荊公深嘆服之蓋二公俱深於佛故能賞音作者之手識者之眼不可相掩也如此某書生也於佛學素否通曉其將何說以發揚之然於潛潤爲猶子義不可辭抑嘗聞佛之爲教矣其說豈而喜施與吾儒同然其徒多好人之施而不能自施佛之意遠甚今是尼也富於財積而能散生平植

施動以千緡計又罄衣鉢以製是藏百寶粧嚴極其工巧卒不自有而歸之妙果可謂善施得佛之遺意矣然施易爾不妄施難是藏之成也求之者多咸莫之施妙果不求而藏自來可謂能具眼矣茲爲可書偈曰

壯哉古東嘉　妙果宅其西　老宿山中來
應緣傳妙法　有尼號員淨　香火廬松楸
衣鉢抽萬金　造次大寶藏　經文浩卷軸
一一刺血書　用報父母恩　普及一切衆
神光屢發現　遍地生金星　至誠感幽冥
觀者咸贊嘆　忽發喜捨心　願歸諸妙果
法師慧業就　寶藏來證明　所施以其入

是能具道眼　圓淨施寶藏　道心益真淨
況施於妙果　因果宜無窮　妙果得寶藏
道場日益振　大作諸佛事　廣結諸因緣
須彌一轉間　功德無邊量　轉轉無已時
功德亦如是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四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五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鉎入岸重編

邑後學貢生金　輝康年校

行狀

東平萬府君行狀

君諱世延字叔永世爲溫之樂清人曾大父惟監大父周父鴻皆晦德不仕君幼警悟敏記誦初爲文思捷而佳爲師友所奇年十四而孤奉母謹甚處家事若成人舍法中游郡庠業修行飭蔚爲善士宣和間邑大夫興鄉校以鄉先生鄭君邦彥立之鄭學術淵粹爲時名儒從之游者以百數君一日謁同志會其課諸生戲卽其

題涉筆而就鄭見之撫几嘆曰之人詞藻如是一第唾手取爾然君以兄弟終鮮志願其言訖不事進取抱才不試鄉人惜之性寬博與物無忤尤善宗族每先其急難遇長幼慈愛均壹無纖芥嫌隙族衆多間有違言君周旋其間開釋以理衆皆媿服協比如初由是闔族內外咸欽而愛之稱爲長者善治生蓄而能散親故有不振者每綱紀其家其弟子有美質困不能自業給飲食師資費以教之處女貧無以歸躬爲擇配匳而遣者凡數人居之左右細民寠族資衣食埋葬者數十家緇素叩門隨所謁而獲者叵計歲凶廩飢每爲富室倡救其以館賓席無虛日也篤於教子嘗葺屋數楹積書其閒

厚禮以致名師訓督點竄之勞率分其半長子庚最美才始冠游太學君勉之以詩曰莫放山衢簣終教井及泉庚益自勵果優中效選進預薦書屢爲多士先聲譽籍籍用上舍免省登進士科次子庠亦以妙齡預鄉貢萬氏以經誦先里閈歷四世儒冠益盛業賢關舉進士者數人登科第自庚始樂清自舍法罷閲二十年無舉于鄉者里巷嘶之邑人復取鄉貢自庠始先是監察御史睢陽李君濤彦駕衛巡聞君有鄉譽訪其居名其軒曰必大且賦詩極言之至是二子俱有成人以爲榮咸謂君種德樂教之報且嘉學之先知君夙有喘疾晚歲彌劇瀕死語不亂纔坐逝色而卒實紹興甲戌十月二

十有三日也年五十有八鄉里聞訃無不傷嗟初娶孫氏先君二十四年而卒繼室以趙氏子六人庚左廸功郎處州縉雲尉次曰庠曰賡曰廊曰庶曰唐孫男三女二庚與庠既以儒學名家餘皆服義方其進未量鄉人以君有陰德且多男子比之燕山竇氏恨其不足於壽不獲盡見云君仁而好施志於濟衆者未艾也嘗割膏腴三十畝儲其入以濟親戚之貧者死之歲語諸子曰吾爲是恨未廣自是而後宜資其入歲一易之庶幾悉周且枚舉其所當興者家之西距大江實爲要津勢湍而惡涉者病之君叔祖東平先生始傾家資跨江爲橋濟人于險垂六十年往來蒙其利俄一夕燼于火東平

子主簿君欲新之未遂而卒君毅然以橋爲任然事艱
役鉅旣捐已貲以半其費又經營其餘於鄉黨間以佐
之橋成有日矣而君臥病彌歲屬纊語不及他顧謂諸
子吾以橋累若等矣諸子涕泣請繼志頷而瞑君雖早
厭場屋未嘗廢書每開卷意有所會必標識以謹不忘
所爲詩文雖不多皆平淡造理峻潔可愛尤屬意於簡
翰雖貽子弟不率然作也卒之又明年諸孤卜以春正
月十有九日葬于岐山之陰泣血相謂曰吾父爲善人
君子稱于鄉其潛德有足書者將乞銘于薦紳先生以
永厥垂宜得知其詳者狀而授之庶乎其不誣以屬某
某萬出也每登門辱顧爲厚且與庚同舍上庠又獲與

諸子游益知其詳而不誣者雖蕪陋其何敢辭謹狀

張府君行狀

君諱端弼字廷直姓張氏溫之樂清人曾祖廸祖孜父瑀世蓄潛德不慕祿仕君資俊邁好學問慷慨喜議論敦尚氣節偉然男子也舍法行肄業泮宮月書歲攷累成優校以行藝職學事領袖諸生曄曄有聲寖尋於仕塗矣會更科學子解散君歎曰仕與養不能兩全浩然懷歸奉二親以孝聞初先業頗廣重以兵火業寖微君通材經畫有條未幾生事大振富甲鄉邑然雅重義槩恥爲俗子富務周旋宗族親舊有以窘告濟之無難色邑學再建與出財力君多仍率先割膏腴以養士每歲

之春發廩以賑窮民貸貸踰年不取其息有負債者多
折券不復問性樂善里人有登第者喜如已得閔其貧
無資給之雖萬金不吝也好賓客坐席常滿極飲不倦
杯行健語笑年雖及而銳氣不衰所居地爲邑之屬鎮
間有不逞輩聚讙謀君凡諭以理有不肅者張目掀髯
厲聲叱之咸股栗畏避威不以勢人尤難之喜教子姪
命師友必以賢答以殊禮闢廬舍規模宏壯或謂君有
令名何室之美曰吾非以自奉也爲他日子孫容車馬
會食客之地爾其心期如此養高閭閈足不及州縣未
嘗以姓名干典謁汙訟牒士論韙之聞有矜造請捷奔
走無日不數于公門者心鄙薄之常舉爲後生戒晚景

益曠達不以財利經心見爲善者喜見顏問譽而勉之
以親志好佛二弟俱從空門學爲飯萬僧開義井以徇
善云疇昔少有疾預知死期一夕牡丹冬開人以爲祥
君謂花非其時對之悵然賦詩見意既而感疾朋舊問
之談笑如平時俄盥手正衣冠偃卧而逝實紹興二十
四年十二月五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子二人攄挺皆業
儒女三人長歸進士宋翰餘未嫁君挾所負氣蓋一時
俛首田園非其志也每觸事感慨興懷學有經術尤邃
于易少以事進取既蓄而不施行所學于家處利害得
喪之際裕如也識者謂其詣幾深之理好商確文史工
詩章語逸意新有作者風君於鄉黨爲前輩某初稔其

名未之識也一日過柳川遇焉不以後進見鄙欣然命舟同泛而歸既登堂獲奉文字飲于頋遇不薄矣君沒之明年諸孤卜以十二月十一日葬于里之桂峯祖塋之側長子攄以書來告曰子于吾先君有一日之雅宜狀其行吾將乞銘於立言君子以藏諸幽以垂諸不朽某謝非人至於三不獲命遂采諸鄉評編而次之謹狀

貫府君行狀

公諱如訥字元辯其先福州長溪人五世祖徙溫之樂清曾祖皓祖靖父贇皆有潛德不仕公溫雅愷悌持重寡言爲兒時嶷若成人十二歲而孤事後母至孝撫育弟姊恩意均壹毋病湯液嘗藥及卒執喪如禮伯母錢

性嚴子姪有過必痛繩之公善承順未嘗忤意在諸子
中最以謹厚稱初伯父弈以絃誦先里閈從兄弟愚如
晦俱美才有聲庠序間公尤嗜學每謂弟如石如規曰
吾二兒才名如許若等可不自勉耶以身率之故二弟
皆力學能自立如規既冠學益進公勉其游太學且躬
任其家事厚資給之務成其志及舉進士捷音至時兄
如晦同戰藝公意其俱中喜甚既而聞其不利鬱鬱不
樂賀者方集公卻之曰吾兄親老方藉此以慰其意今
見黜何賀我爲人服其不私如規今尉建昌軍廣昌縣
以德譽取重縉紳公之教也公善治家井井有法不務
兼并而生產日肥性仁慈尤睦宗族見貧者心憫之常

發廩以濟每言彼吾宗也吾忍獨溫飽也有尤窘者四族人以膏腴三十畝賑之仍給穀暨牛資其播殖又百畝飯僧徒之往來者及分惠里人之窶者凡割田二頃餘而金穀之惠叵計謁丐踵門必周卹之至解衣以贈其敦宗好施蓋天性也鄉人燕其宗恥以貧賤者與公曰是豈兩姓耶每家宴合疎近長幼貧富均禮舅氏家不振悉力贍之歲時登其門省事如父母去必感泣舅卒厚禮以葬公素友愛兄弟異居非其志嘗析財命宗人區處未嘗顧視務推遜以化媮俗季感其德義復聚至今樂教子弟屢延致名儒厚其禮終始周旋之喜賓客館無虛日雅不好飲遇賓醉則爲之極歡敦尚禮法

遇人無厚薄必盡恭汎愛鄉黨至所交必擇長者寡嗜慾不好殺喜與釋子游談無生之理務忘身世不幸嬰痼疾仁而不壽享年纔四十有二以建炎三年五月九日卒遺言有私負者悉棄之遠近聞訃無不涕泣娶同邑陳氏處士景芳之女姿婉淑奉姑以孝謹稱始奩具頗厚公喜周急而夫人不吝故公得以私田活其宗數百指陰德在人爲多蓋夫人之助云後公六年而卒年四十有九男一人曰循以業進士克守家訓與季父同居幾三十年服勞不憚鄉里難之女一人歸表姪王某孫二人公與夫人喪久在殯躬縣尉君嘗言吾兄嫂事吾母盡孝吾當擇地改葬吾母以兄嫂祔焉屢以卜後

得邑之左原其崗維吉躬治墳塋以奉窀穸紹興癸酉
秋循飲泣謂某曰吾將以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合葬吾
父母欲丐銘大手筆以發其幽光子盍狀之某不佞獲
以通家子自幼登公門荷知遇不淺及公歿又辱爲子
壻知隱德爲詳嘗訪遺事於故老咸曰公仁者也今無
是人矣某遂撰次所聞俟賢而有文者書之謹狀

周府君行狀

公諱瑜字公寶先世姑蘇人也高祖避五代亂徙居于
剡曾祖荀祖惟父過皆不仕公爲人純厚質直介然能
自立以孝友聞于鄉治家有法遇長幼以禮閨門之內
肅如也宣和中魔寇犯邑人倉遽犇匿公獨擁親柩嗷

號聲徹閭里冐兵刃扶護以歸窀穸朝夕悲㴦不忍去墓側兇徒相戒曰無驚周孝子賊平卒無恙公喜儒學嘗闢家塾數十楹延四方名士以淑諸孫又製夫子暨十哲坐象壽七十二子於一堂俾崇奉之大書其側曰爾其親師友之淵源就功名之烜赫浹日必設具以集之親究其能否有勵業者喜見顏開面加奬諭冀其成就稍怠惰則諄諄戒敕俾之自勉由是咸自力于學紹興庚申秋孫汝士預薦書乙丑歲世修肄籍太學丁卯秋汝士汝能世則聯名鄉薦明年汝士登進士第鄉人榮之公喜周急視飢渴者如已每盛夏分命皂隷當往來之衝烹泉以救暍窮冬集境內飢民施以金穀遇歲

歉發廩賑貸命諸子悉蠲逋負剡之南有鉅溪實爲要
津行者病涉公首創浮梁以濟其子繼之至今蒙其利
初先君嗜佛公嗣志彌篤淩晨焚香端坐披閱藏經歷
四十寒暑手錄因緣幾百卷每以所得語諸子借示勸
戒剡有名刹遭兵焚燬無餘公割已貲一新其棟宇
時私第猶未築家人以爲言公曰茲邑人植福之所詎
可後耶僧徒德之祠公于佛舍旁歲事以報公又闢別
舘餼貧士及緇黃之流滋久不厭其樂善好施出于至
誠初不求人知而稱道者不容口其見重於人如此公
狀貌魁偉見者以爲異人自中年鰥居不再娶屏嗜慾
務養精神平生未嘗服藥既老顏如嬰兒視聽不衰好

事者爭欲求見以叩養生之術晚苦足疾諸子和藥以進公卻之曰死生命也何以藥爲兒女涕泣以請愁然弗顧會孫婿高世細以赴調告違公曰吾某月日行矣至期沐浴易衣而坐神色如平時謂諸子曰吾即行若輩宜自勉言畢奄然而逝實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十有六日也享年八十有八公薄于世利初以勤儉自守不廣貲產自諸子既壯悉以家事付之積數年富甲一邑公視之恬然不以經意晚景門闌益盛身壽康寧每歲旦暨誕辰讌坐高堂子孫詵詵環列戲綵甥婿無慮數十人爭先爲壽剡中以周氏爲慶門言五福者以公爲備公娶里人孫氏先公三十二年卒男三人長仁孚

節郎次侁承信郎婺州永康縣監酒稅後公一年卒季
億先公七年卒女四人長適同邑吳宗次適劉陞次適
房先厚次適過謂其夫皆早死諸女孀居終不改志男
孫九人世光汝賢汝士左從政郎汝弼早卒世修汝能
世則汝礪世南皆業儒女孫六人長適同邑進士盛卞
次適泰州助教遲焌次適戚忠郎通州支鹽高世綱次
適進士商汝霖次適右廸功郎徐輿夔次適右修職郎
潭州醴陵縣尉姚寔曾男孫十有二人曰之元之純之
文之綱之彥之茂之奇之翰之才之望之郤之美曾女
孫十有二人長適進士史之才次適左廸功郎明州慈
溪縣主簿陳嘉善餘尚幼某無似獲與公之孫世修同

舍上庠道出剡溪嘗登公堂獲承謦欬之餘他日再至而公逝矣癸酉秋公長子仁移書謂某曰吾將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吾父于邑之方山鄉馬鞍山之原祔先夫人之壠也子辱與吾兒游知其生平之詳願狀其行吾將乞銘于士大夫以藏諸幽某辭鄙陋不獲謹撰次所聞如右謹狀

潛淵嚴闍梨塔銘

師諱處嚴字伯威姓賈氏溫州樂清人也父靖居鄉以長者稱母葛方娠一夕夢黑龍自天躍而下俄化為道人入其家及產師有異相幼警悟不凡經史過目輒成誦舅東平先生規邑之名儒也試以對隨口應答大奇

之少長忽不茹葷毋强之卒不從一日游精舍歸白其
母曰兒蔬食居俗非所宜願出家學佛惟夫人割愛遂
往里之明慶院禮僧知性爲師旣落髮受具游歷郡剎
初學律未幾習天台教觀慨然嘆曰吾邦僻在海隅見
聞不廣遂之錢塘依南屏臻公聽天台大部光明法華諸
經時學者尚編錄務相詰難師聽法罷端然默坐同輩
問之發明師說了無遺憾因謂之曰文字分別馳騁法
相吾不能爲遂遠游禪林訪先輩老宿叩擊玄旨師志
節高學識超邁杖錫所至道眼相許爲多會有以座首
命之者師曰吾宅心名利外冀逍遥自適詎能爲人役
耶於是西游帝都觀伊洛南周旋江淮間凡名山水叢

林巨刹靡不至時道潛思聰二僧與東坡居士游聲名籍甚咸與師善數以篇章往來師博學詩文尤典重且工書有晉宋法或勸以所作謁縉紳求知己師笑曰古之桑門上首與士大夫游非求之也道自合焉爾故終身不以一字干謁識者高之元祐間還永嘉寓尋光大雲開元諸寺其徒翕然歸之扣門請益者屨相躡也師訓以本業外復以詩書子史導之凡經指授者咸見頭角時開元建護國天王殿命師作記文辭雄偉太守范公見之稱歎良久命刻之石[illegible][illegible]元符初歸故山誅茅結廬循除蒿流自號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最琴以自娛有古人林下風師有辭辯長于講釋[illegible]上室欲屈師講經莫能

致因具法筵集廣衆預設巍座俟師至與衆迎之師匆
遽就席闡揚與旨緣飾以文音吐鴻亮聽者驚悅明慶
自創業幾七百年無文蹟可攷師首爲撰記并書之時
稱二絕郡守張公平聞其名以禮致之躬受楞嚴大義
初以僧正命師又命主禪席皆力辭之每詣府手提一
笠未嘗肩輿入以師爲府座所厚因屬以事師正色峻
拒府政有不便于民者委曲以告守改容聽之瑞安令
呂公勤自號湖海道人邂逅師喜甚與俱還邑築庵于
廳治後圃命師居之爲留三宿而去邑令丁公湛每訪
師談道終日忘返晚景絕人事惟精脩淨業喜諷誦楞
嚴圓覺維摩光明法華等經精熟如流靜夜孤坐焚香

暗誦瑯瑯之聲出于林表嘗手書法華光明二經以報
母德又書華嚴經八十卷首末不懈字法益工弟子宗
要游學姑蘇俄以書督其歸未幾師得疾遽終政和壬
辰正月二十日也享年五十四僧臘[illegible]十九至三月闍
　得舍利數百顆明瑩如珠明年九月植塔于故廬之
後以遺骨并舍利葬焉師於佛學無不通曉尤深于禪
而接物以教故以闍棃著名平生製述甚多藁隨毀失
圓寂後弟子收拾遺文編成二卷人有得其片紙皆寶
藏之其文翰見重于人如此弟子宗要師號寶印傳天
台教住永嘉之妙果克世其業法孫德純亦傳法于[illegible]
之龍翔某大母氏師之同母姊也寶印師蓋某之叔父

師歿之歲而某始生自見時稔聞德名恨不逮見今四十餘載矣始獲以叔父之命銘師之塔不敢以鄙陋辭

銘曰

師之道儒律禪教咸臻其要師之技歌詩文翰咸極其致師之節公卿大夫不屈而謁師之訓子傳教觀孫傳心印師之廬左琴右書山高淵迓師之塔明珠遺骨千古不滅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五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六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廖傳鉎人岸重編

邑後學庠生朱　絨琢玉校

誌銘

周丞奉墓誌銘

予游太學與周君懋爲同舍生明年同擢進士第又明年予爲東諸侯客周自婺女來訪焉不見葢五年矣予再仕再去國周宦游歸故鄉走書數百里以先丞奉公之計來告又以三山林君邑之狀丐予銘予流涕讀之不敢辭公諱某字純臣婺州義烏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晦迹不仕公孩提喪母少長聞之哀慕如成人

事父及繼母以孝稱撫幼弟教而室之身任家事不私有其財同居五十年無間言人以爲難教子姪尤力子懋肄業上庠歲一往必戒之曰毋怠而修懋遵誨救不懈益勤丁丑春射策遂登甲科姪慝踵與薦書鄉人榮之懋教授邵武侍公以行公諄諄然以職事勉之教授若溫厚長者待諸生以誠寓教誨於色笑間不嚴而勸秩滿咸惜其去義方力也紹興天子上長樂宮壽官及高年公授右承務郎致仕今天子嗣位轉承奉郎人謂積善之報隆興元年六月庚申卒享年七十有一以十月乙酉葬於邑之鳳林鄉長塘原娶劉氏與公同年生賢淑稱之今無恙男一人即教授也女二人歸進士樓

世南傷與孫男四人伯奮仲堪叔獻仲熊孫女二人長許嫁何某次尚幼公姿魁碩爲人質直通曉世務行於公財而好施急親戚故舊之貧者與鄉黨鄰里歲歉而糶食者棄逋負廣津梁崇釋氏以植福爲尤多勞於治生而能自佚於雞山杖履賓客游從壺觴博奕間性友愛會弟先卒病遂劇有唾壺常以自隨一夕命家人亟去之曰吾行矣奚用此爲已而果然嗚呼宇宙一壺也形骸溺唾耳寓形於宇宙之壺而日與窮達榮悴利害是非毀譽之境接眞耶妄耶吾於公不但化之際竊有感焉銘曰

周出於姬　實爲著姓　烏[redacted]一門　蔚有餘慶

公於孝友　匪習而性　必謂之學　是亦爲政
天報以子　且及其身　子輩令名　身亦逢辰
化不吾怛　歸復其眞　斲石銘幽　以詔後人

何提刑墓誌銘

永嘉自元祐以來士風浸盛淵源自得之學胷臆不蹈襲之文儒先數公著述具存不但不近詞醇味長嚮令及門孔氏未必後游夏徒也涵養停蓄波瀾月肆至建炎紹興間異才輩出往往甲於東南若合人何公又其卓然者歟公諱逢原字希深世爲溫人曾祖某祖某皆潛德不耀父某累贈奉直大夫妣王氏封太宜人公姿禎異眉宇秀整廣顙而長身兒時强記覽落筆語驚人嘗

賦松柏後彫志趣不凡識者期以遠到擢進士乙科調
秀州司戸參軍未赴召對敷奏進止剴切詳雅除勑令
所删定官書成改承奉郎遷秘書省正字時秘閣初建
登瀛皆極選公翱翔其間讀異書見聞益博丁母憂服
除復舊職以言罷通判池州歲饑公攝郡事發廩以濟
有以專輒譴者公曰以此獲譴所甘心焉爲粥以待于
路病者藥之人由是免流移饑而不害秩滿除樞密院
編修官兼權左司郎中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初秦氏盜
權以國事讎殺大將竄忠良鉗天下口神怒人怨公爲
書生時嘗客其館授其子以經於是間見以物議洶洶
告秦氏曰吾所與語者天也豈復與人校是非公曰天

之心卽人之心也豈有異哉秦氏大衙之臺諫承風指
以他故至是再黜久之除添差通判處州公以才進舉
藉甚自樞屬擢從班兼數職光顯于朝去不以罪且下
佐小州士論屈之公以近鄉自貸無幾微愠色君子謂
其得大雅之明哲太守異時其賢以郡事諉之公既得
厥職剔蠹鋤梗郡遂大治俗生子多不舉公重賞嚴禁
飭保伍諭以天性所活叵計除浙東參議官改提舉湖
北常平茶鹽事湖北産茶病私鬻江西惡少越境羣至
數以千百相挺爲盜村落閒戸閉白晝公憂之乃與憲
司謀以戍兵三千隸盜賊司分布要衝以遏之盜販者
息民賴以安徙知嘉州嘉遂王都吏橫而肆訟諜紛委

辜出入其手公至立訟者于庭俾自供曉以曲直悔過
者隨遣之不悛則懲以笞罰訟由是簡犴獄屢空罷行
估不一毫市於民去之日闔境交送攜扶塡擁至不得
行有然香於臂以祝者且曰自有漢嘉無此賢使君祠
於佛舍至今奉之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四川省類試有
請託晴記傳義之弊朝廷擇淸德重望士以董之差公
充監試官公措畫有方內外嚴密纖介不通前弊盡革
時號公選明年廷對蜀士果多巍科廟學歲久而壞像
貌黝剝易而新之植嘉木增養士員頌之者以比文翁
除知夔州未至改潼川路提點刑獄行部至合州有囚
因衣鮮潔而械有塵垢公親鞫之情得乃縣吏受賕釋

其械遂竟其奸且申明縣吏行常祿雖枉法而罪不重故獄多寃濫乞自縣吏掌獄者亦重祿朝廷從之大[illegible]尉利盜贓殺匿者以滅口而以病死聞公疑而詰之尉色動捽赴獄果自伏人以爲神明監司歲薦舉劾於有力不得如己志公獨記姓名壁間疏臧否於下有狀不待請而舉由是孤寒皆蒙識拔奔競少衰就差轉運副使再監類試院乾道二年召赴行在除金部郎中公久患臂弱至是寖劇力丐祠除福建提點刑獄事以四年三月某日卒於官舍享年六十有三階朝散大夫公爲人謙恭樂易持心近厚不爲崖異行善諱然未嘗忤物儉於自奉澣衣菲食以終其身通守興州不按臨屬

邑五持使節所過州縣止數輩人不知其爲使者每謝
郤廚傳吏以例册言公曰吾知奉法而已何以例爲專
以憂民爲心治尚不擾故所至可紀有古循吏風故相
趙公鼎參政孫公近皆厚遇之尚書吳公表臣端明張
公闡樞使汪公澈皆舉以自代然公旣忤權臣迹疎遠
十年楚蜀晩方還朝以疾補外遂致不起才不克究中
外惜之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
與講論有集解十卷簡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不到且
自序其書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爲已則能
爲人爲人則兩失之矣凡平日臨政遇物一以所得於
書者從事蓋非苟知之也善屬文淸峻遒麗雖倉猝應

用必自已出不剽竊前人語尤長於詩有晉宋味有文
集二十卷外制二卷初育於楊氏既登第復今姓嫁楊
氏女立其後擇師以教之買田以贍其家娶曲氏故左
司鐸之妹子三人長端木將仕郎孝而能文先公三年
卒次東里次少連女一人孫男二人曰鏞曰某東里鏞
皆將仕郎以五年十二月某日葬於吹臺鄉西山瑞鹿
院之右公漕成都與大資王公之望善及憲閫王適爲
帥後事卒賴之既而移鎮鄉邦又經紀其家某與公同
鄉爲晩進慕其名久矣恨未之識及守夔子始通書自
蜀召還迓於江滸公驚曰吾以子爲尚年少乃爾老耶
一見如故首及論語且授以集解某傳之夔學酌酒郡

爲詩酬酢公舉觴曰吾不爲世俗覗顧子得祠早還陵
鄉某感其言餞於白帝詩以送之公喪自閩某弔於其
家諸孤以墓銘見屬明年冬興化簿葉仲堪以行狀來
某受公一日知不敢辭銘曰

賢哉何公邦之傑博通六藝窮鐫鑄爲已爲人皆自
出致身事君耻容悅忠告善道乃見黜施于有政果
藝達學道愛人治可述栖栖萬里走䡾軏君命名還
已白髮陳力下就四七列歲寒不凋出持節命也歟
貴達嬰疾死生晝夜貫以一没世名稱不磨滅

贈少保王公墓誌

紹興丙寅春某初肄業太學今資政殿大學士參政王

公爲博士學者咸敬而仰之師道之尊如歐陽司業衡鑑
之精如陸宣公慨然痛革時文之弊一歸於正如昌黎
歐陽二先生士有經指授蒙品題者咸見頭角爲時聞
人某最不才且晚進亦以舉子之業被賞識遇翻人
必誦而夸之卒繇舍選竊科第先生實借成就之方也
乾道戊子冬十月某懷清源郡章過三山拜先生於黃
堂賜之酒既半出示所述先少保公世次行實且曰吾
欲求有道能言者屬之俾子其人也某悚懼而避席曰先
生誤矣某不摳衣趍門二紀於茲矣道固未之聞也而
言尤不工先生門人弟子滿天下而以是屬謏學小生
焉能發揚遺懿之萬一耶力辭至五六卒不獲命明年

秋八月書至自永嘉督益嚴迺即先生之所述而系之
公諱綱字振仲先世閩人徙錢塘開元中旅游漢沔間
至襄州穀城樂其風土遂家焉六世祖公達生居能居
能生崇遇崇遇生公之曾祖考諱允中有子諱遷於公
爲皇祖考生皇考諱文自皇考而上皆隱處不仕皇考
以公登朝贈朝奉郎今天子即位之三年求治甚切
思用異人得公之子喜甚擢左諫議大夫宣諭江淮入
參大政於是褒其三世贈公之祖考太子太保妣向氏
琅邪郡夫人彤氏博平郡夫人贈皇考太子太傅妣黃
氏定襄郡夫人贈公少保配張氏襄國夫人王氏世有
陰德於鄉里至宮保尤號長者見其容溫然知其爲德

人也平生無忿恚未嘗答詈人嘗使僕曬麥于場僕游博舍去雨俄至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爲恨仲兄役于鄉主郡驛僕盜用官米索之宮保自誣曰使僕者我也兄不與知官吏皆知其不然以宮保執不可奪姑緩其獄一日將致刑忽大赦遂得釋一郡歡呼曰天果不陷善人鄉人有負逋無以償鬻其小女於市頗有姿色宮保見之不商其直而售且曰翌日以女來作券果如期而至宮保笑曰吾焉用汝女聊爲君償逋耳卒歸之所居去杜母鎮十餘里有僧與鎮將邢氏有怨發怒投張海爲賊導之自均房來欲復仇宮保聞賊至曰我若去必殘吾鄉因具牛酒以待賊見其狀貌兇暴之氣頗銷

且素聞其賢甚敬之約其徒秋毫無犯僧感舊恩見則拜曰此來專欲謝公而報邪也力解之不可遂醉而閉之亟遣告邪舉族遁去賊既退乃徐出僧至鎮追其徒不及竟無所肆其毒猶子京豪俠任氣使酒而好鬬市有一無賴少年惡之嘗切齒宮保呼無賴子與錢十萬使市布於房陵衆皆爭曰吾僕使不乏何至用此人必不來矣不答無賴子得錢醉酒蒲博數日而盡遂遁去爭者咎之宮保曰吾非不知顧吾姪深惡其人常恐杯酒之後一與之遇事有不測吾以百千去之所以兩全之也常曰家貲非我獨有當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輪一以待賓客賑貧窮故四方之士皆奔走其門

有所求隨其意而飽滿之饑者分之食寒者遺之衣婚
嫁不給者助之貧而死者爲之辦棺槨具衣衾士大夫
罷官赴調流落不能歸者資其費假以僕馬遠者數千
里不計也於是遠近翕然不以姓氏稱皆呼曰無怨公
議者以比漢伏不鬬云臨終戒其子曰欲服人毋蓄賄
欲睦族無議財尊師友以教子孫藏經籍以待豪俊好
甘者飴以饗好安者設以席果守其言必將有後言畢
而逝琅邪夫人生一子宮傅其季也爲人魁梧寛厚行
義著於邦族遵宮保之業世其德而不變好學有才華
詩筆清麗所與游皆鄉之賢士及時之名卿大夫盛公
友仲卿南陽卒於官其子章卜葬於漢南貧不能集事

造門哀告曰聞公高義且多山林願得尋常地以爲先人宅兆慨然許之曰惟君所擇章旣得卜凡葬所須皆仰給焉又館穀其家數百指幾歲而不厭其好義皆此類與從兄高相敬如賓三世聚居門內百口每食必同席甘苦惟均上下無異財鄉人服之取以爲法定襄亦嚴明有賢行事皇姑至孝年五十餘抱孫矣猶日親盥饋性無妬忌愛康孽過於已出宮傅篤學喜客不屑治生業一切委夫人小大靳靳皆有條理宮傅篤於教子夫人佐之其義方慶善乃鍾於公公幼孝謹有立及長克家力學有功名大志時余公幹鄒公浩皆當世名士相繼教授郡學公往從之勤苦絕人其業日進鄒公尤

留心教誘諸生課程其工拙美惡必題數語爲品藻公每蒙賞激遂爲高第舉進士中元符三年丙科授將仕郎延安府法曹參軍宮傅遺之詩有利名壙裏持清謹冠蓋叢中寢是非之戒公敬佩焉丁外艱執喪哀毁過甚跣而尋山以葬足爲跰裂服除調慶州司法參軍帥錢公昂高其才而委任之以進築香柏臺神堂九牟堡應副有勞及該八寶赦恩絫循儒林郎有禁卒五人夜踰甕城斫門者衲衣門者凍以死而復活案具當斬公白帥曰一衲直數百錢且變主不死而殺五人情有可矜錢公曰公欲云何曰此軍人也若送經畧司則死生在公特筆耳錢公忻然從之獄官怒曰公欲以國法市

陰德耶公不爲動卒皆活之以久去親闈自陳合入支
掌資序罷歸授江陵府觀察推官分曹建掾改爲司兵
曹事屬貳車虛席公攝事歲餘一府仰辦江陵太府諸
司皆在爭以事委公目爲府中一俊常平司檄主管其
司事時湖北行方田法主於是司前使者去[illegible]攝之又
按獄湖南獨僉廳行其事公知其法之弊委曲調護利
則伸之害則違之又遴擇所差官而授以方畧於是方
八州而無訟公不自言既去官後使者白其功于上特
循承直郎丁定襄夫人憂扶護北歸哀感行路服除授
開封府扶溝縣建雄鎮權府學博士改奉議郎知金州
漢陰縣在京西極境治所去利路界十餘里梁雍之民

錯襍其間公臨以簡易人甚宜之范公致虛以前執政鎭南陽聞其政聲辟知穰縣辭不行終更屢轉朝散郎賜六品服擬通判濟州未赴以建炎元年十月十一日薨於家享年五十有五公爲人淳質任眞不事表襮遇人以一誠喜稱其善有過則面告戒之退無後言平生恬退不妄干進入仕二十八年在官纔十考其除內艱而造朝也盛章爲開封尹權勢震赫以皇考舊恩欲報之公公固不附又嘗欲以妻黨張氏女歸公公拒不受積以爲怨因不被薦已而章敗其客皆坐譴謫公獨不汚承祖父之風好施予不蓄資財居官尤廉潔先世雖厚所産至公益貧自漢陰代歸糧食不繼范公宗尹有

詩曰丈人古君子清德冠冰玉仕宦三十載一飽猶仰祿驅車向金闕此行何太速家山豈不戀陶令瓶無粟知者以爲寶錄其詞濟州通判州有用隸西城所巨閹李彥主其事兇焰熾然人曰公必往見之不然且有禍公曰吾寧不調不能屈於此已而果見奪其得倅徽州未出都而金人再犯闕公在闈中官索金銀甚急人多匿不肯輸公劫掠之餘囊有數金悉以送官人勸公少留以爲歸資公曰國家如此吾尚忍有所隱耶二聖既入金營集百官於秘書省聯名以立張楚公驚涕而出曰始以爲立皇太子若爾吾非所敢知卒不書見者皆爲驚悚篤於風義其釋褐也同時鄉貢之士第與不第

數十人多依公以食貧不能歸者資遣之有風鑒好獎
借人物所許予後多顯達范公宗尹爲布衣時年甫及
冠公一見期以遠到獎成之其訓子弟造次必以遠大
老猶自力觀書以誘廸之聯案共檠夜分不倦襄國夫
人聰明修整好讀書聞古今賢人才士之事業則聳然
慕之常舉以勉公且以誨其子先公十七年薨公念其
賢誓不再醮初公既葬皇考而不宜其地欲改卜未遑
也大資政知荆門軍以紹興癸酉正月十四日奉皇考
及公之喪葬於故居之東北一里龜山之原各以其夫
人祔五子之深之美之珍皆未仕而卒之望郎大資政
也今知溫州之彥右承直郎一女適秉義郎歐陽价早

卒孫男十人鏞右從事郎銖右宣義郎鐸右廸功郎[illegible]右修職郎欽右承務郎鑄鑰錫鉞鉛未仕孫女六人一適右從事郎錢慶祖一適右廸直郎魏欽弼曾孫淙濩自靖康之[illegible]襄漢被禍尤酷獲免者千一往往無噍類獨王氏幾絕而復滋大資政又以儒術文章奮結知明主致身執政爲時重臣初宫保贈制曰清塵美行肩于古人重義輕財化貪息訟州閭以無怨公稱之我宋遺邦穀城以進士起家自其孫始迨茲萬[illegible]流澤裔後傳可取必君子曰王氏之有後也宜哉德厚者流光天道不可誣也銘曰

王氏之先　自閩徙杭　有唐開元　始家于襄

至無怨公　植德好誼　善積名成　如漢伏氏
宮傅遵之　不懈有加　慶鍾少保　進士起家
小試郡曹　活人惟死　攝官大府　政聲有偉
匪人不附　僞命不汚　凛然節義　可激懦夫
天嗇其年　志不克究　不在其身　以昌厥後
果生人傑　早蜚大聲　模範太學　作新諸生
勤勞于外　治最荊蜀　帝曰來歸　資爾啟沃
進司言責　入贊政幾　密疏輸忠　而人不知
惟帝知之　大藩是畀　不令而行　德威惟畏
帝念老成　行將相之　先世之褒　奚止於斯
龜山之原　小黃之口　紀德豐碑　有同峴首

杜殿院墓誌

杜陵先生以詩鳴于唐忠不忘君自比稷禼卒窮以死君子知其必有後先生之子曰宗文宗武宗文之子居蜀之青神號東山翁東山翁生禮儀宗時爲諫官禮生詳詳生晏景禧中爲侍御史公侍御史八世孫也又以諫顯爲宋名臣於少陵有光矣公諱莘老字起莘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潛德不仕而以儒名家父贈右奉議郎母氏贈恭人公幼不好戲稍長知力學時學者宗臨川禁蘇氏文公獨誦習有識器重之宕渠守石龔以師禮致之遂自召徙爲家恭之江津第進士以地遠親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之游者益衆

秦檜死魏公良臣參大政公疏天下利病上之良臣薦於上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明年秋七月有星彗於東方公指陳時政之弊時應詔者衆上命後省擇而第之以公爲首進秩一階制曰言尤鯁亮士榮其褒遷勑令所删定官修書無慮十數至刑部斷例尤盡心有疑則反覆奏請同列服其精當遷太常寺簿尋除博士時金欲敗盟疆埸無備公因輪對言狀且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曰朕知卿忠由是有用公意顯仁皇后崩自南渡後典秩多失至凶禮尤不知有疑義吏皆拱手公輙引古証從容裁度大斂前一日宰相召赴堂曰有旨問含玉之制公曰禮院故實所不載

以周禮典瑞鄭玄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
貞禮官也虞祭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主議者力
甚公曰古今無是禮卒正之今上立為建王討論典禮
尤備公丞秘書面對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及此憂國
深矣權吏部員外郎主右選小使臣舊不出闕吏取而
鬻之在選數百人無所訴公始命出榜闕以次就注擢
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彊禦故
有此授逆亮將寒盟遣使致慢書傳欽宗凶計請割漢
地索大臣上決策親征公奏疏贊其決謂金欺天背盟
敢宜待以不懼因上四事一不限以資[illegible]見大臣侍從
課議國事二申勅侍從臺諫監司守臣速舉可用之才

三金情雖叵測然宜以時遣使示曲在彼四車駕既謀順動而留鑰宜擇重臣 此下缺文

劉知縣墓誌銘

丞嘉號多士甲於東南劉公全之以重厚長者稱德成行尊而年與位不稱斂惠一方有蘊莫施君子惜之公諱銓其先閩人避五代亂徙溫之樂清曾祖某祖某咸有潛德父某贈右丞事郎劉在邑爲著姓世衍於財至丞事公易以詩書所交皆一時聞人篤於教子公姿秀整力學能文未冠有雋聲鄉先生仰公文蔚孫公仲龍師友也每見所業必稱嘆許其遠到叔父奉議祖向授徒于家公與從弟鎮從學以文行秀稱首識者目劉氏

有子知必大其門公果與叔父偕薦計臺明年同擢進
士第後六年鎮亦登科鄉人榮之目曰三劉公初調台
州臨海尉秩滿丞越之嵊未及考丁父憂終喪注泰州
如皐令改宣教郎知秀州海鹽縣今天子即位覃恩轉
奉議郎賜銀緋至官未期年丁母太孺人憂歸葬于鄉
會海溢沾濡感疾遂致仕轉承議郎卒年五十六實乾
道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公性愷悌爲政務循良飾
以儒雅不求赫赫譽然所至咸有可觀台城之東數里
有泉可釀箭水致諸務歲屢易民病竹木輸公易以石
官私便之初公如浙西道繇嵊遇惡少爲儈務奪掠比
至嚴下令皆讋伏事有便于民力贊令行之不自以爲

功嵊人至今德之如臯土曠少耕者膏腴故壤彌望皆萆茅公躬阡陌喻民力農墾田數萬餘畝流亡復集初之官太孺人以老不行公念切謁告迎侍邑人懼其不來狀于郡及諸司以留公得請於省部行李即塗老稚駢擁委曲諭之乃得去及聞其還驩然相賀簿攝邑事有誣告強刼者輒逮捕繫獄連坐以十數公至得其情悉縱之按誣者頊之憲臺來詰公不答攝者或劾直之不從人益義之進士丁時發者嘗客其館公過闕謂友人王某曰丁有美才文不俗必高第已而果然海鹽水害稼被檄檢傷放秋苗數萬斛計貧不能輸者猶十一請於朝得旨倚閣春饑勸豪右發廪以濟全活者衆民

無資以耕貸於郡給之且欲身任其責境內樂業歲遂有秋學久廢輟圭租二百斛以倡士感而悅爭輸財以助之棟宇一新其務敦教化如此故一時諸公咸稱薦之侍郎劉公岑以先達高自標置少許可其帥淮也將薦公於朝會罷乃已公美須髯風度尤不淺自謂平生未嘗知憂與賓客飲必盡懽衆方紛然有所譏議公若不能言者喜慍不形人莫得而親疎有忤已者怡然不與校人有善則稱不容口輕財好義務周人之急解衣指囷色無靳過人有禮雖至賤貧者見之無慢容尤敦宗好每相過必敕具卽事唱酬日以爲常工文詞典而有致賦詩句法淸勁自成一家字畫端謹如其爲人毋

瞿氏以太后八帙恩封太孺人娶瞿氏再娶汪氏皆贈
孺人又娶葉氏封孺人皆先卒男三人儼份儀咸習舉
子業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林燾次許嫁國學進士貫
俁餘幼孫男一人女一人儼等將以四年二月丙申奉
公之喪與孺人汪氏葉氏合葬于貞如之原求某誌其
墓某少與公爲筆硯交辱知最厚公既筮仕某猶困場
屋公遇人必借譽然未嘗自言歲戊辰某下第棄舍選
不就遇公于武林同渡浙江詰其故公曰子有進身路
何乃自棄耶力勉之自越還學卒由舍法進公之力也
某赴番易公餞別于道遂至夔書問不絶且約會老于
鄉明年東歸道聞公訃嗚呼痛哉銘曰

有美君子　溫其如玉　醞藉而文　琢磨以學
施于有政　不猛而循　愛遺四邑　活及萬人
婁郝以來　世稱長者　吾鄉有評　公其人也
天厚其德　胡嗇其年　志不克究　有子以傳
貞如之原　歸從先子　陵谷有遷　德名不圮

令人壙誌

令人姓賈氏溫州樂清人曾祖某祖奭父如訥皆有隱德王賈同邑且世姻故令人歸於我逮事舅姑以孝稱從其夫某宦游於越入仕于朝出守饒夔湖泉四州賢而有助初封恭人再封令人乾道四年十二月十日卒於泉之郡舍享年五十五六年九月乙酉葬於左原白

巖祔姑令人萬氏之右男三人聞詩聞禮皆國學生孟
丙蚤死女二人長嫁國學進士錢萬全次許嫁賈梓男
孫二人阿夔阿闓女孫二人國娘晉娘敷文閣直學士
左朝奉郎新知台州軍州事王某誌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六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七卷

知樂淸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鉎人岸重編
邑國學貢生瞿賢友文會校

祝文

饒州謁顔范祠文

二公名節百世所師倶臨是邦遺愛猶在死者可作非公孰歸某濫竊郡符獲瞻祠像太山北斗心實慕之視事之初敢不躬告

顔范新祠成奉安祝文

番陽九賢咸有善政文忠之忠文正之正九賢之中於斯爲盛祠宇一新丹青輝映凜然如生尚餘剛勁以激

忠義以警邪佞福我邦人不禱而應不水不旱無兵無病血食萬年孰敢不敬祀事之初神乎其聽

夔州謁文宣王廟文

惟夫子之道一以貫亦奚間乎踈遐不陋九夷而欲居行乎蠻貊如一家今坤維文物之富人才之盛有洙泗風而無媿於諸華苟非聖教之旁達豈一文翁能化之耶某一介書生蒙恩帥巴媿無果達藝之才可以從政而亦粗知富庶教之何加若夫事賢友仁與學道而愛人也固不敢不勉所欲與諸生共勉者曰忠曰孝臣[illegible]無邪

謁昭烈廟文

嗚呼東都之季盜竊神器分鼎者三帝乃劉氏有高皇
度有光武氣有王佐臣無中原地以區區蜀抗大國二
天厭漢德壯圖弗遂功雖少貶四海歸義永安故宮遺
跡可記君臣有廟英雄隕淚歲月浸遠棟宇莫治某來
守是邦過而興喟一新廟貌薄薦殺胾旁觀八陣細讀
三志我雖有酒不祀曹魏

謁武侯廟文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臥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
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
曹丕志小寰宇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可
許寧使英雄隕淚今古將畧非長庸史之語某受命天

予來帥茲土夢觀八陣果至夔府廟貌僅存風流可覩旁有關張一龍二虎安得斯人以消外侮

謁杜工部祠文

風雅頌息嗣之者誰後代風騷先生主之讀書萬卷蓋欲有爲明光三賦烜赫一時致君堯舜卒不克施此志蕭條乃昌其詩天欲其鳴窮之使悲復生太白如塤應篪流落劒南厥聲益馳莫年製作莫多如夔詩史有堂遺像有祠光豔照人膏馥滿碑歌蜀道難誦杜鵑詞忠不忘君先生是思

修武侯廟奉安祝文

八陣圖之北永安宮之南侯有祠焉蓋昔與先主控扼

夷裂經營中原之地死而廟食宜矣然廟貌不稱非所以崇明祀也某至官之初首謁祠下命工葺之枋其坊曰卧龍擇日之吉帥同僚祀之不敢不告

諸廟祈雨文

兹者七月不雨禱祈未應神廟食于此其可坐視而不救乎油然雲沛然雨在神呼吸間也宜速効職毋作神羞

諸廟謝雨文

兹因不雨是用禱于神祇且責其坐視不救而戒其速宜効職果不踰時沛然下雨神亦可謂靈矣有德必報其何敢忘

湖州謁文宣廟文

夫子之道至大而神顏猶苦之犇軼絕塵設教以中善誘循循化被萬世遐邇惟均湖學之盛東南鮮倫風似鄒魯民同蜀閩某受命天子來爲守臣方以政學焉能牧民聞諸夫子學道愛人益以無倦敢不諄諄若夫惟孝爲政勿欺事君願與諸生同書諸紳

謁顏魯公祠文

嗚呼百世魯公巖霜烈日彼何人斯鬼而藍色公之所至人懷其德清風凜然尚餘銕畫某昔守番陽今來霅川皆公舊治有象貌存視事之初敢不躬謁豈無他祠敬慕名節

祭安定先生文

慶曆皇祐有三巨儒太山徂徠盛不及湖斧言此邦如泗與洙弟子詵詵三千之徒中庸有傳皇極以敷法行太學化廣寰區諸老先生尊事開胡宿奕道德賢哉範模國朝之治効在詩書先生之功不在都俞祠宇于泮松楸在吳歲時上冢冠帶必趨某受命天子來分郡符官既有守恨莫能俱恭命同僚往奠一壺嗟嗟先生今也則亡

泉州謁文宣王廟文

某以諸生入仕學貫未優達不如賜藝不如求可使治賦又不如由屢綰郡章了無一善泉南鉅藩謨牘帝選

學道愛人願如言偃益以無倦不敢不勉若夫美化易俗則在泮宮言采芹藻竊效僖公願與諸生名教是崇庶使無訟有君子風

韓魏公祠奉安祝文

嗚呼岳瀆之奇實生聖賢嵩高甫申尼丘文宣或生他邦必嘉山川李居江東蜀生謫仙我宋名世之士三而皆生于異郡焉温公家陝右而生于光文忠家江西而生于綿人知忠獻公之爲相人也而不知其乃生于泉蜿蟺朋山翕淪清源氣如洛陽公得其全有異人兮知其祥有吉夢兮開其先香名一呼瑞日在天勛業三朝高視無前社稷之臣無以加伊周之美罔敢專然公所

至之邦皆有祠奚獨始生之地而闕然景德逮今百五十年泉人思公亦非不虔乘其謚以名堂慕其風而欲傳飲清泉兮有懷薦一掬兮興緣州宅之東雲榭之邊喬木一林古屋數椽即焉以祠繚之以垣龍章鳳姿彌貂藏蟬人皆曰我魏公也莫不喜歎而駢肩然公勛勒鼎彝名光簡編食配清朝貌法凌烟亦奚用乎州郡之祀蓋聊以慰邦人之惓惓

諸廟祈雨文

前日不雨有請于神三日而應緊神之仁今又不雨其誰之咎災不自作罪在郡守守固有罪斯民何辜曰雨而雨在神呼吸山川出雲沛爲膏澤不作神羞吏亦逃

責

韓魏公祠祈雨文

惟公生爲我宋之元勛死爲紫府之眞人育于泉南必念斯民泉人愛公祠象一新願以嘉祐治平之霖雨沛然一洗千里旱暵之塵

韓魏公祠謝雨文

連月不雨靡神不宗禱而不應有請于公不數日間膏澤遂通龍神社鬼孰敢爭功願終其惠時和歲豐永俾邦人廟貌是崇

諸廟謝雨文

旱魃爲虐其誰之尤守臣失職惟神是求久而莫應乎

麥不收得之桑榆有事西疇播厥百穀庶幾有秋繄神之德何敢不酬雨尚未足民猶有憂願終其惠毋作神羞

諸寺謝雨文

佛有因而佛有緣非誠莫之感動星好風而星好雨當春乃能發生守臣繇涼薄而致災大覺以慈悲而垂憫俯徇群情之禱沛為千里之霖小麥青而大麥黃雖云不救低田流而高田水其必有秋巳大慰雲霓之心何敢忘香火之報

謝蔡真人文

師帥非賢幾三時而不雨真仙是禱亘千里以為霖勞

法駕之久臨慰群情之虔禱無德不報孰云香火之無
功式邁其歸益覺烟霞之有耀

辭文宣王廟文

某以天子命來守是邦維朔暨望敬瞻德容考將再書
治無可紀有負吾君亦負夫子茲又承命易郡丹丘道
無南北何莫不由居敬之簡學道之愛雖曰不敏其何
敢怠代者將至行矣有期靡神不告況我聖師耽耽儒
宫濟濟冠履采藻而游酌泉而去

辭韓魏公祠文

某來守是邦幾二年矣而畧無治効惟復公之堂立公
之祠庶幾小補於風敎茲者易郡丹丘行有日矣敢不

請蓮于像貌廟以公之事君公之治民者是則是效且
使梟人登其堂拜其像莫不起忠起孝

辭諸廟文

某來守是邦幾二年矣而治無迹焉宜神之所不福也
然千里之內無盜賊干戈疾疫之菑者豈非神之賜耶
今易命卅出行有日矣不敢不告

淵源堂上牌文

伏以黨有庠而家有塾幸逢教化之興伏其几而升其
堂敢負淵源之學况剡溪藴秀之地有汝南家訓之存
詵詵子弟之趨庭亹亹父兄之樂教堂軒並建齋室宏
開集群彥以論文館同襟而恢義富而能教事實可書

遂廣采於篇章用一新其標榜伏願上牌以後益須富學妙看輝聲襲謝客之風流徛蘭擢秀種竇家之陰德丹桂聯芳凡屬游從共增歡慶

醮詞

還醮

荷洪造之無私微生有托痛雙親之不見遺願猶存德思報於難忱情尤深於罔極輒殫悃愊仰叩高明竊念臣昔在先臣時爲大觀當年齡之及壯念嗣續之未生虔發精衷哀投大道諸列宿眞官之醮籲九天仙使之容誠果達於杳冥應幾同於影響躬生三子目見諸孫笙聖恩之未酬俄人事之已變先人奄棄母氏纍[illegible]

徵臣罪逆之深致先考因循之久凡灌星之歷多犯於心
願之未償茲集羽流欽修醮式薄奉蘋蘩之薦聊伸蒭
獺之誠仰祈上帝之是臨俯冀眾真之咸集釋亡者九
泉之累願遂超昇肴臣門百指之愆永資覆育

代道士薦師

稽顙投誠仰黷高明之聽刳肝瀝血俯陳哀痛之詞恭
憑三界之妙香上徹九霄之仙路庶蒙洞鑒曲賜憫憐
伏念臣頃以先師遽捐浮世莫報劬勞之恩徒懷罔極
之恩嗟日月之不居痛神魂之何在追念平生之出處
恐貽造物之譴訴雖占籍於羽流尚寄身於塵網粗殖
膏腴之業妄為金穀之謀劣日屢於羶葷有傷物命留

情性於麴蘗致喪天眞不能辟穀於山林況復結廬於田里稔兹禍釁夭爾年齡尚期一念之知不墮三塗之苦臣忝承道業夙荷慈恩無伸報謝之門薄示薦羞之意虔遵科式爰舉醮章仰祈大道之慈悲曲宥幽魂之罪戾借冷風而滌濯洒甘露以清凉聽大法而入寶[illegible]歌洞章而朝金闕雖形骸朽腐生前無變化之功庶藉識逍遙死後遂仙遊之樂

代道士薦母

昊天何戴久資覆育之恩無母烏生曷報劬勞之德仰瀆蒼高之聽俯陳罔極之恩儻賜憫憐庶通悃愊伏念臣頂緣母氏偶遇厄年百藥不靈莫救沉痾之虐九青

雖遠不遺疾痛之呼輙懷請禱之私果獲更生之賜尚擬親年之永稍稽心諾之償屢易寒溫兼懷喜懼日月逝矣嗟桑陰之不留人壽幾何恨河清之難俟未遂蘋蘩之報俄興風樹之悲罪過所延噭號何及爰自重泉之隔遽驚百日之臨娩殘喘之尚存痛神魂之何在恭命羽士虔修醮科用酬昔日之鴻恩載助茲晨之哀薦冀資道蔭薄報母慈仰祈上帝之哀矜曲宥幽魂之罪戾渡仙橋而瞻玉像永脫九幽聽大法而入寶珠遐超三界

代萬叔夏孫先覺二首

居高聽邇不遺疾痛之呼施厚報輕薄致苾芬之薦輙

殫哀悃仰叩大鈞虔憑三界之妙香上達九霄之雲路竊念臣頃以糟糠之偶適罹折副之災痛裂肺肝幾受蝮蛇之禍誤形夢寐竟非熊虺之祥事不止於驚姜罪深憂於訟鄭賴嗷號之有應信蒼昊之非遙遂於困蹐之餘輙沐保全之賜雖梵音數誦寃未息於三生而大道垂休經靡勞於八說顧蒙恩之有日思報本之無門恭致羽流虔修醮式奉蘋蘩之至潔獻螻蟻之微誠仰祈上帝之是臨俯冀百神之咸集恩施幽隱敢期七祖之飛昇福及賤微永庇百年之伉儷

大道難名孰識盈虛之有徵臣有感默垂覆冐之仁輙殫悃愊之私仰黷高明之聽伏念人生以得男爲喜孝

丁以無後爲憂嗟冷族之不蕃痛私門之薄祜伯氏早亡而竟無嗣續微臣不肖而獨守宗祧爰從合姓而來深負傳家之念荏苒已三弄瓶纔一懸方居襁褓之中屢致憂危之患曾伸懇禱曲荷保全敢忘護訶之修少答生成之賜恭憑羽士式舉醮科用陳螻蟻之誠肅奏蘋蘩之薦允賴洪鈞之庇永延孺子之年頭角有成箕裘不墜坐消餘孽毋煩命百藥之名克嗣先盟尚冀有二雛之慶

代周元授

非蘋蘩蘊藻之至潔雖君子不能薦神儻齋戒沐浴之或修即惡人而可祀帝遥望九霄之雲路恭焚三界之

妙香願俾惆悵之私仰報穹窿之德伏念臣某有生匪
直爲德菆涼善不積以致殃動輙成於得咎世人欲殺
陰幸其災造物見憐屢赦其罪頃緣闔族咸遇厄年屬
土木之類興懼陰陽之有犯妄懷請禱果致蒙休逮蕭
柳之既衰覺門闌之多釁殘生薄祜屬遭横逆之憂孀
女來歸復染沉痾之虐幾縲紲之不免分溝壑之是填
訴哀痛於杳微荷恩私於影響念呼天於前日數至十
三思反本於此時心宜克一恭延羽士虔舉醮章備禮
意於庶羞達精誠於有昊百神咸集列宿來臨居高之
聽甚明臣既蒙恩於疇昔禍淫之理不昧臣當改過遷
將來

代萬叔永

疾痛倦極則呼天幸延殘喘齋戒沐浴以祀帝用酬十恩輙殫悃愊之私仰黷高明之聽伏念臣北緣暮景頹遇厄年病侵犬馬之軀殃及箕箒之妾雖肘後之方屢閱而籠中之藥不靈蒲柳非堅憂風霜之莫保糟糠至賤懼溝壑之是塡窮故懷反本之心病斯有請禱之事自仰丹楓果荷洪休命咸獲於更生喜旋臻於勿藥不特脫負薪之慮又將舒就木之期顧兹感戴之誠敢忘苾芬之報恭臨仙宇光啟道場仰期上帝之是臨俯冀百神之咸集俾萬靈之蒙福願七祖之超生赦臣無窮之罪慈寬臣有限之日月洪惟有昊顧常居高而聽卑

庶使餘生尚可耕前而耘後

又代黃詞

肯茲形質既蒙持載之恩禱爾神祇又荷生全之賜敢伸愚悃恭叩地靈伏念臣蒲柳之姿易凋桑榆之景多患頃與糟糠之偶咸罹屯蹇之災深疑獲戾於幽明將恐併命於朝夕心妄懷於請禱體咸脫於沉疴顧茲螻蟻之誠敢忘豺獺之報壠耕而登黍稷澗采以奉蘋蘩倘蒙后帝以見歆庶俾百神之不吐頭童齒豁尚貪須臾之生山高水長難報博厚之德

代劉仁叟

痛則呼天意不忘於反本病斯請禱情蓋迫於爲親輙

殫悃愊之私仰黷高明之聽竊念臣某茲者伏緣父某齒當遲暮體臥沉痾屢費醫巫未去韓公之瘧徒勞祝史莫禳齊景之痁職雖勤於問安効未收於嘗藥深懼桑榆之暮遽凋蒲柳之姿靜念厥愆孰貽伊慼豈私門之多釁故陰譴之莫逃或因丘壠之營有戾陰陽之理鑿山谷而下傷地脉冐刑禁而上犯天星積邪氣以奸和致衰年之在疚臣忝居子職忍視父憂退思請命於

自神孰若祈哀於上帝恭憑羽士虔設醮科少伸螻蟻之誠薄致蘋蘩之薦仰祈洪造默覆湛恩赦臣門已往之愆賜臣父更生之命居高聽邇誠倘達於彼蒼禍散殃消喜佇看於勿藥

疏文

雙蓮潭請水跡

旱魃爲虐千里起望雲之心精誠所加匹夫有動天之道輒殫哀悃仰叩靈潭切以歲丁六甲之窮夏有四旬之旱嘉穀垂成而一旦俱槁棼生失望而寸心欲焦曩憑三寶之威神遠詣雙蓮之靈宅求一勺于淵潭之內謁百神于廟貌之間雖俯浹之已踰曾禱祈之莫應其雨彌閣亢陽益驕豈哀民積[illegible]之所招抑上帝至誠而難感人無爲命惟填壑之[illegible]龍亦何心乃在淵而勿救志未伸于一請理[illegible]來伏願走雷霆于俄頃之間興雲霧于呼吸[illegible]霈然之澤坐消太甚之

炎霖此槁苗尚有勃興之望救兹黔首免爲轉死之徒倘副微情敢忘大賜

祈雨䟽

旱不自作端繇郡政之荒民亦何辜仰冀天心之閔月㬥流火時逢亢陽百穀不得其生孳黎無以爲命咸切望霓之志輙殫請禱之誠閉諸陽而縱諸陰媿乏董生之術油然雲而沛然雨願興宋國之昔

謝雨䟽

旱魃爲虐千里起望雲之心精誠所加匹夫有動天之道兹因七月之不雨仰祈三日之爲霖遂於儆備之閒忽下沛然之澤一洗煩暑勃興槁苗天自天而人自人

理若難感賜日賜而雨曰雨恩何可忘

明慶教院請講疏

釋迦說法于祇樹一朝地闢天開智者[illegible]於台山下古風清月白白鶴林之寂滅餘佛隴之[illegible]如覺路之歸岡識真心之在有資上德為[illegible]推某入夫講師歷述儒門潛心釋典躬服[illegible]哲匠之游大明止觀之淵源深悟法門[illegible]駐錫發頭角於東嘉法座橫經振聲名[illegible]而日照願施甘露以旁霑況潛淵之道[illegible]而剩念久虛于蓮席思大振于潮音光我[illegible]作者會爾輩情感快如披雲霧以覩天地哉小子何知可笑蚍蜉之

撼樹因道心之無我見慈德之有容幸副衆緣一佛

惠政橋施水疏

人惟惠政之懷度橋者有如歸市道多暍死之患得水者勝如拯焚劍隙地之數椽汲井泉之萬斛有資好事共結善因分金溪不涸之流爲樂邑無窮之施利霑居室奚煩鑿井而得泉澤及路人不必望梅而止渴

舖頭甃官路疏

樂邑江山素號東南之勝舖頭驛道實爲來往之衝積水潦以傷隄致官私之病涉欲拯泥塗之辱輙典奩鍾之工有資槖金以伐山骨共植無窮之利寧計不貲之財將使濘不陷車遂無六十里之患庶幾蚜弗爲谷何

止三千年之長

小小園覓花疏

伏以名利區區何足爲樂園林小小聊以自娛彭澤之
徑方開草堂之花殊少廣求異品遍扣名園輙効柳州
因談笑而爲故事無忘宜子願封植以比甘棠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七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八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鉎人岸重編

邑國學生林士賢廷臣校

祭文

寒食祭始祖文

昔我始祖西來自杭避地擇所山林遯光令二百年子孫寖昌善苟不積流何以長鬱葱佳城爰在此崗乃與夫人高下異藏祔葬纍纍喬木蒼蒼寒食拜掃禮修故常糾合宗族共酬一觴

祭始祖墓文

昔我始祖來居左原夫人相之以有子孫歷載二百墳

墓尚存中間偶遺幾忘大恩訪而得之了非妄言乃與始祖高下異墳茲遇寒食[illegible]荒薦蘋蘩以使百世不忘本根

祭孫子尚文 諱開封人紹興乙丑卒于會稽年二十二

嗟嗟子尚君亡矣夫千里風傳莫予偽予謂果然耶君氣如長虹貌如明珠才如錦繡詞如瓊琚體有四乳之奇目無再閱之書意造物者不偶然而生之必將富貴其形軀豈青春之方壯不登一命而云殂謂果不然耶鄉人西還訃音不虛謂君將諧和鳳之鳴日更晦朔之餘死於鵩告賈生之月而埋於勾踐之故都嗚呼悲乎吾平生道義之故人果爲異鄉之新鬼乎自聳訃今十

日晝痛哭而夜欷歔豈無友朋知心已無白雪陽春歌
誰和于流水高山琴誰聽于君歸不留孰爲我徒長記
與君從容聯席於金谿之日涕泣分袂於白沙之初付
悲歡聚散於一夢閱十年如過隙之駒我匏繫於簫峰
君萍飄于太湖渺天涯與海角歎影隻而形孤前年仲
春書傳鯉魚謂將從伯氏于天台必命駕而尋吾念君
不負于一諾固嘗辦雞黍而掃吾廬望車音兮杳杳鬱
吾懷兮不舒豈千里之期不可審而行止有非人所能
爲者歟吾亦謂二人齒髮未衰而後會必有豈知一別
而死生殊途天乎痛哉天乎痛哉某罪逆殘生纏經未
除不獲效巨卿之執紼訪元伯之輀車明慶招提君嘗

寓居意神魂之或在冥紼束之生芻

祭姑丈季公佐文

嗚呼吾鄉老成日就凋零尚餘幾翁跡若晨星數點光芒旋覺微滅天不憖遺公又奄忽耆年舊德孰在鄉評紛紛後生無復典刑嗚呼哀哉仁者宜壽公壽未足六十四亡在化爲促善人有後公後必興佩詩服書蘭玉滿庭人皆謂公德如燕竇五桂未芳公第及候我獨謂公死目可瞑含笑九原少游于榮人或謂公死有遺恨仲婦且歸公弗及見我謂不然仲子最賢必全孝道以終三年嗚呼哀哉昔我先妣歸配君子云胡不淑壯年而死我從稚髮出入公門誨我撫我如姑尚存公今既

亡我寧不溯前人風味傷哉孰繼念公永歸無復還期
公神在天思莫見之公魄在棺愛莫起之奠以永訣疇
堪此悲

族人祭十四伯母文

嗟吾宗之薄祜兮綿七葉而未昌保先業而不墜兮猶
不滿乎數房念伯父之在昔兮能勤儉以自將獲夫人
以內助兮措生涯于小康家克成而莫享兮痛嗣續之
早亡化門戶而爲異姓兮咨往慮之匪良鬼求食而卒
餒兮嘆後祀之淒涼幸孤女之僅存兮歸體魄於故崗
羅棺前而設拜兮酸子姪之腑腸悼吾宗之不幸兮抱
無窮之痛傷

又代女婿

嗚呼生女不生男古人不幸而發此憂愁無聊之語也何吾先丈人之積善有夫人爲之配而亦罹此苦也先王制禮大宗無後必繼之以小宗之子也何後世之丼心滅絶而莫知乎此也舉千金之產而畀之異姓此猶未足訛也忍使祖宗求食而餒同乎若敖之鬼也夫人腹生五女某幸娶其季也平昔登門曲荷恩私念圖報之無地也剏使拆其橐槖取其脊胰以爲已利也今焉曲盡送終之禮而不敢辭亦固其義也擗踊哭泣哀而送之者乃二孤女與吾儕婿也靈轝前邁道路感傷不見孝子慈孫爲夫人下淚也

祭毛叔度主簿文

嗟嗟叔度誰謂子乎死也哀哀蒼天禍何至乎此也以子之聰明俊邁軒昂磊落固宜致遠大而躋顯仕也豈青春方盛一分官況遽爲新鬼也昔顏回生不遇時而短命賈生處非其地而傷生王楊盧駱之徒器識不足以薄到死固其理也子有回之善而時非東周有誼之才而地非長沙有王楊盧駱之文而器識過之柰何年亦不多乎顏賈而命僅同乎四子也而今而後吾知造物者之無情有才者之無命富貴壽夭多不在此而在彼也昔吾年未冠而子方志學黃卷同披短檠共照相期以古人相待以國士也童子彫虫我拙子工子果凌

雲我終不能繼風騷之靡也事業麟經我疏子明子果得泉我終不能探謹嚴之旨也掐仙賦詩瀑水聯句子歌陽春我必和之以巴詞之鄙也我愚我褊動多忤物子慧而寬能容我失我嘗自目曰狂而命子以達子不以有餘者自多我嘗懷不及之媿也賢關行藝蘭省聲名子先着鞭我猶未能攀逸軌也邇年以來出處稍異我困羸糧于棲枳棘偶家難之各丁幸殘生之未滅方期握手以更承誰謂訃音之驚耳也子有親喪在殯慈母在堂兒幼而孤婦少而孀意子目不及瞑而啣恨無已也然子讀古人之書達死生之理窮達壽夭等一夢耳假令彭聃其年伊呂其位大都不過數十寒暑亦無

此身矣子固宜安其不幸從先大夫於蒿里也

又代周元授

嗚呼悲夫子胡爲乎而止于斯也人孰不爲子悲莫甚乎老人之私也我昔識子於年少期子之不凡知子之貴不疑也已有息女年猶未笄命執子之箕帚奉子沃盥之匜也子方蜚妙譽于賢關馳大名于省闈人爭貪於擇壻子不慕于幸絲也一諾千金斷然不移子之風誼非古人其誰爲吾鄉不振賴子以光輝吾門薄祜賴子以扶持也婦翁女壻義同半子而我于子情實倍之也去歲仲春趍官丹丘吾嘗遣吾兒以隨也瓜期未半坐席未煖遽罹家艱而零丁以歸也人皆謂子年方少

壯志方遠大佇俟祥後千里奮飛也豈期一疾奄然長逝而莫追也予病之革念欲見予而予不知也及扣門而予已絶心懷不見之恨涕有無從之揮也予髮種種予鬢星星死灰其心槁木其形今又失子生亦胡爲也吾當忍死畢子後事勉吾女以共姜之節勿奪其志庶無恨于柏舟之詩也子之孤始三歲俟其免水火脫襁褓教之育之會有成人時也亦有天地鬼神臨在上質在旁吾言不欺也

祭潘先生文

紈袴不餓儒冠誤身吁嗟先生乃爾邅迍何負于心何罪于人何命之不淑何天之不仁何才之豐而命之嗇

何氣之壯而志之湮先生之文也浩乎如韓愈之無涯
先生之才也飄然如謫仙之不群弄翰染墨也李義山
之險怪絺章繪句也庾開府之清新蕭瑟乎東野之寒
寂寞乎原憲之貧鬱鬱乎鄭廣文之坎軻栖栖乎杜陵
老之酸辛北窗萬言曾不值一杯之水豈非命壓人頭
蓋不許其伸也耶二十餘年淹佃海濱孰學道而不先
生是師孰擇善而不先生是隣主盟吾鄉之絳帳作成
吾黨之斯文紛紛後生頭角璘瑜夫豈自賢非教曷因
施厚報輕痛何可陳投老西行備嘗險勤小戰輙衂大
期遽臻戲侮有揶揄之鬼除禳無鬱壘之神酒杯多握
手之交蓋棺無慟哭之賓幸有嗣之可託賴萇苧之懿

親某等摳衣最久辜恩最甚今日之奠已不及哀矣徒
傷血淚之沾巾

祭陳景韶文

嗟嗟吾丈命止斯耶半世而亡云胡不嗟吾丈平生眞
人也可謂爲天年不少相假昔在妙齡父兄早亡惸然
一身遂克肯堂生涯既饒襟義彌篤指廩高風鄉人所
與賓客過門歡笑迎逢賢如北海尊常不空酒杯流行
詼諧談謔坐有陳公人誰不樂晚年風度比迹東山日
醉翁不在酒間賤子區區曾獻衷曲紙上遺言猶衆
記錄嗚呼哀哉皎皎雙鳳秀有餘人謂君家三世詩
書指日有人振起門戶今人一不負以待安居嗚呼哀哉

春秋方盛自知必死手書後事以貽厥子易簣之際了然可喜古之達人未必如此賤子不肖辱知最深疇昔登門幽荷開襟拜違經年忽奉訃音臨棺大慟涕泣能禁

祭孟丙文

嗟嗟孟丙吾幼兒也七歲而亡吁可悲也汝生而眉目分明神氣清秀骨有伏犀之奇也聲音琅琅語話了了而世事稍稍能知也吾與朋友講習二兒侍立而汝必隨也吾徒數十人汝類能識其姓第名字退而品藻之於其私也吾謂汝早慧如許他日必未易量豈意止于斯也吾之所飲恨者翫汝之病救女之遲也初亦謂汝

起止輕健豈數日之間遽至弗支也生于村落所惧苦者無妙藥良醫也致汝無辜由我之罪茹苦抱痛無窮時也當汝之死家禍方稔而仲兄之勢尤危也吾方搶惶驚怖不得盡下殤之禮以葬汝遠墳三匝以苦汝情雖鍾而恩已虧也汝今死已百日矣汝母方獲視汝之墳而吾方獲祭汝以詞也汝昔在襁褓婆鍾愛汝今祔葬于側魂魄必有依也汝父母親戚朝夕哭泣以思汝夜常夢寐以見汝冀汝有再生之期也天地鬼神儻惘汝之橫天釋我之罪愆使汝復爲吾子以慰莫景之思也汝或貪祿未斷魂識有知當隨父母以歸也

某稔聞夫人有勤儉起家之德享福壽康寧之福昔嘗過其門閒恨無登堂之階邇來貪緣多幸獲預葭莩之末始登門於去年之春然是時夫人之次孫寢疾已革不敢伸候見之禮逮去年之夏忝哭夫人之孫之喪始獲見於稠人之中然時方哀痛雖欲奉觴而不可得姑少遲之以俟他日今乃遽聞夫人之凶訃匍匐而來而夫人已蓋棺矣某以通家之故期歲之間足三及門一以問疾二以弔喪竟不獲少伸爲壽之願乃以一觴而奠訣人世如此吁可嘆哉

祭六姑文

嗟我先子同氣六人殘月孤星僅存者三白髮蒼顏姑

爲最尊不見祖考典刑常存念姑平生無憾可言爲婦而順爲母而仁享年而德享富而安婚姻早畢男女具全壽幾八齡目見重孫姑於五福亦庶幾焉某等闔門百指辱姑厚恩旣喪怙恃惟姑是親疇昔登堂歡笑滿顔撫我恤我如父母存姑今云亡我將疇依惟姑是恩亦父母是恩嗚呼哀哉

祭大姊文

哀哀父母有子六人姊最居長孝愛慈仁鞠育同氣共吉雙親以泰[illegible]歲以畢婚姻婦力爲多曷報恩勤嗚呼哀哉于歸慶門奉姑與舅宜其室家亦旣有子男遂早世女繼而死淚落已盡髮稀衰止[illegible]在者肯竟戚不起

嗚呼哀哉某等早喪怙恃惟姊是依姊今云亡曷勝其悲姊有良人後事可屬二女有歸半子可託鍾愛幼兒如出其腹儻免水火祭祀有續地下從姑姊宜瞑目惟我同胞恩深義篤一觴奠訣血淚同沃

又代聞詩

聞詩天屬爲姪門闌爲婿蒙恩最深再以女妻登門之始夫人在疚藥物獲嘗顏色屢候向期痊復歲月承顏云胡不幸緣淺福慳百日之間來往數四遽驚疾革愴惶來視口不能語手猶撫摩遺言不聞銜恨實多夫人於女最所鍾愛善視以報斯言不昧

祭張魏公文

惟公學造誠明才全文武忠孝根于天性節操貫乎歲寒社稷之功最高親曾取日君父之讐未復誓不共天二十年見斥權臣五百歲重逢聖主夷狄服汾陽威德兒童知司馬姓名意者天必相之嗟乎命何止此方渡江而擊楫遽樂聖以銜杯宣室興思蒼生望起雖曰閉門絶粒不忘憂國愛君中山功未及成讒謗之書盈篋武侯死有遺恨英雄之淚滿襟一老不遺百身莫贖某濫比假守驚聞訃音忍觀縷筆之銘媿阻臨棺之奠嗟吾道之窮已甚非斯人之慟而誰

重祭張魏公文

嗚呼蠻夷猾夏以和得志食肉者鄙力主和議萬口和

附爭言五利曰國之福何惜土地甘心事讐不耻稱謂
附和者用沮和者棄和議者人邊已撤備既棄唐鄧又
棄海泗淮北生靈幾無噍類國既自蹙兵亦尋至公之
勛德公之忠義公之人望群動聚訾公欲恢復指爲生
事公欲禦戎斬爲兒戲公欲養兵詆爲妄費公欲進賢
曰爲朋比公得人心亦有異意巧言如簧吁其可畏天
眷雖隆不容在位汾陽兵柄奪于讒碁度無顯公豈獨
前智怒疽范增間走樂毅公存□懼公死□肆□方陸
梁國若斿贅上心焦勞當食而喟彼蒼者天胡不憖遺
九原不作蒼生曷慰遙望衡山潸然隕涕

祭魯公文

士之處世患不逢時及其進用得君者誰逢時得君可究設施堂堂魯公國之元龜民之父母世之宗師歷事四朝始終無虧光相二帝盡忠不欺休休有容涯涘莫窺盛德大節人皆仰之[redacted]馬飲江聞者四馳公獨屹然處以靜謐以身許國奚顧家室一鏃不施邊烽自息宗社以寧緊誰之力堯舜授受乾旋坤闢同列異議公獨忠赤功成而退罔有德色赤松與遊脫遺羈馬疆事洊寧羽書方急止必焦勞起公于疾人望翕然如用君實折衝千里再安王室公欲有爲百未一遂彼蒼者天胡不慭遺變生俄頃仆于奏事震驚中外邦國殄瘁嗚呼哀哉某晚進不才謬辱公知官守有拘莫親靈輀致齊

遺傑寫心以詞爲天下慟豈曰其私

祭何提刑文

惟公學綴横渠心傳無盡詞有根柢行有畦畛蜀道卿雲關中曾閱文章瀟家卷軸連軫四朝耆舊多士標準不染腥羶寧避鷹隼流落九疑從蝦蜓蟥太上攬權材收杞簡公起自南玉出於韞使節屢馳大藩頻尹所臨有聲未究所蘊元老登朝首加薦引對揚宣室上嘉忠藎誰乎沮之不班玉筍祥刑江左庶獄惟允我濫把麾情親逖近愛君憂國語必同憤擬學史魚諫諍而殞詩壇獲陪雕琢肝腎公將風騷我嚴韁靮波瀾何濶聲律殊譁筆陣縱横詞鋒捷敏鉅鐘微撞邊幅慚窘韓拜孟

郊麗怯孫臏有瑕必指忠告無隱鋟板以傳託公不泯輅車行部疏獄發囹王命有嚴何敢不黽送以短篇勸以良醞詩简往來如臼與積修途倦遊歸約尤緊忽斷書問風傳疾疢訃音遽至道路驚愍聚散如夢榮枯同菌失此老成痛何能忍奠不撫棺有涕徒隕

祭戴履道文

嗚呼緊我與君生于温江同郡異邑邂逅無從我守番陽君丞外邑聯事期年莫克會集君之文行著在鄉評及其居官益有美聲鄉人仕饒不過三四不見君子心焉孔彝惟畏面目見于尺書亦有詩篇不鄙寄于四月之暮聞君在疚倉皇遣醫竟莫之救人孰無死君尤可

悲九十之親誰侍以歸松楸故鄉道路悠遠歸君之喪何敢不勉我有官守往邪莫遑遣奠一觴潸然涕滂

祭賈府君文

嗚呼吾鄉之賈實爲慶門玉樹芝蘭多賢弟昆鄉校賢關藹然有聞曉月晨星于今幾存公之爲人重厚寡言有長者風薄俗可敦天厚其報富壽兩全亦既有子亦既抱孫婚嫁已畢放懷北園胡不百年遽歸九原某爰自幼學荷公厚恩公色素嚴爲我而温妻以兄子遂成世婚遠宦夔門聞訃莫奔馳萬里書奠以一樽

祭馮少卿文

嗟嗟員仲何至於斯天乎命乎尚忍言之抱濟世之才

而以才見忌懷許國之忠而以忠見疑誠足以泣三軍之衆而不爲浮言之動節不變於臨大難之際而不免於鬼物之欺初爲賈生之逐卒抱屈原之悲嗟嗟員仲何至於斯天乎命乎尚忍言之庚辰道山才盛一時我游其間辱君原知義均弟兄聞言莫移憂時論事肝膽同披聖德有容雷霆霽威奏稿具存驗若蓍龜我既去國君東亦馳三年之間暫合復離君佐戎幕身歷艱危我官柏臺自劾而歸聞君之罷有識嗟咨讒鋒方熾公論誰持我赴番昜君書遠貽手墨未乾人事遽非驚聞訃音哭之以詩君喪還晉我來守夔官守有拘往弔無期遣問窀穸寫心以詞西首一慟非君而誰

祭周運使文

惟公西蜀之英秀發自幼擢桂禮闈蜚聲文囿學有根蔕行無瑕垢施于有政名實相副製錦分符霸遂恭茂帝念巴蜀民貧俗陋命公持節往安而富暨爾同僚講明利病歲丁飢饉廪發糴糗羨餘不獻偃折是究民逋十萬悉蠲其舊預備凶荒廣糴以救舟車日通商賈咸鱗錢雖不流德亦云厚馬運病民協力敷奏撫事興嘆憂■國成瘦亦有知巳行將結綬亦既踐揚宜在左右天胡不仁遽奪其壽嗚呼哀哉某遂自東南一麾來守非仁是依曷免罪咎日陪談笑屢飲醇酎有唱斯和無疑不叩運方共賞菊約同嗅公忽微恙我頻來候藥物甚

艮變故何驟堂登繡衣溘焉在柩死生常理如夜與晝
公心了然寧校先後惟賢可惜欲見難又奠以一觴老
淚盈袖嗚呼哀哉

祭杜殿院文

光堯神聖高邁千古任賢納諫同符神祖紹興辛巳親
擢得杜曰卿忠直不畏强禦朕擇御史賢莫如汝往肅
官邪以消外侮公如麟鳳善類是與公如獅鷹邪佞是
去如唐子方孤忠自許如趙鐵面風高憲府孰將而貪
掊尅軍旅孰戚而横攘敓編戶孰醫而幸官高貴鉅孰
託宮市敢逼北賈孰爲樞臣將命是拒孰爲民賊孰爲
社鼠皆罪之尤擢髮莫數汗我白簡宜即刀斧言無不

行中外鼓舞曰眞御史曰堯舜主言責旣塞力求外補五馬來歸壯哉出處惠斂一州治最西土至今邦人咸曰杜母某往遊道山辱聯步武友得直諒誨聞規矩公遷柏臺我返衡宇尺書千里屢寄鱗羽如覿面目遙馳肺腑不見君子五閱寒暑歐蜀相望會合無所國亡直臣山失猛虎豈惟吾徒天下悽楚我來守燹棺未追拊諸孤走書大事將舉佳城匪遙執紼伊祖遣奠一觴老淚如雨

祭令人文

嗚呼子歸我家今三十年逮事舅姑旣孝且賢我有弟妹未畢姻嫕子能慨然奩具悉捐我事筆硯半生迍邅

曉粗有成子之助焉婦人妬忌往往皆然子能有容尤人所難婦人於財見則垂涎子獨不貪橐無金鈿爲姒育女喜見讓官婚嫁粗畢不以財論每言仕宦清白爲先俸祿之外勿取一錢身爲命婦績紝是專勤儉之風鄉閭所傳我仕于朝頻年外遷同涉險難萬里言旋方還故鄉忽又得梟到官月餘老病相纏深爲爾憂廢食與眠孰謂一朝舍我而先變生倉卒哀哉上天死生常理我固曉然痛不能忘子實可憐長子愛女不在眼前去無一語抱恨銜冤我今抗章乞骸歸田以爾喪還祔姑之阡子可無憾瞑目九原

祭張器先文

秀自妙發德由少成唾手鄉薦甚英月旨瀟灑酒宗之風
流長卿壯遊上庠益馳令名遂歷蕭中賦高二京覃思
稽古下帷授經史學最長詩律尤精暮景侵尋一第始
登宜在館閣盡揚王庭天乎命乎卒于一丞嗚呼哀哉
我守泉南君官福清惠然肯來不寒前盟賓主俱病相
視而驚醫藥是急酒杯莫傾猶有笑談以話交情別未
踰月兩蒙寄聲報牘方遣訃音忽聆嗚呼哀哉四海之
內孰非弟兄君有同僚後事是營暑雖孔熾喪不可停
我有官守往弔莫能走賻遣奠聲吞涕零

祭萬先之文

嗟嗟先之厚德美才命止於斯天乎痛哉必大之門詵

誅蘭玉子方妙齡已見頭角聲蜚槐市蔚爲上游虀鹽十年一第始收遠官清湘師儒是職南方多士惟子是式紛紛輩行彈冠帝鄉子獨恬然不干廟堂得掾南昌需次家食胡爲一疾遂至於革上相知已諸公薦賢命在匪伊胡不少延慈親在堂壯婦在室兒女滿前百事未畢子可無憾有鴒在原後事可託如身之存散落人間光豔遺跡集而傳之敢任其責故鄉語别曾未踰年子死我病兩俱可憐凶訃南來孰不歎惜遣奠一觴老淚遙滴

祭王尚書文

惟公天賦厚德時稱吉人學爲君子之儒性得仁者之

靜蘊婺溪之秀氣蚤折桂枝大京兆之家聲榮持荷橐以詞臣而爲岳牧嘗聽履而上星辰身居八座而德愈謙光治著六州而人懷惠愛奉眞祠之香火養暮景之年齡民所具瞻行趨三朝之舊天不慭遺遽驚一老之亡某昔以鯫生叨依蓮幕雖蔑贊黄堂之畫然最蒙青眼之知假道東歸方飲楚元之醴酒分符南牧忽聞杜尹之訃音邦家興殄瘁之憂主上失注想之待走書千里致奠一觴難忘在耳之言徒隕銜恩之涕

祭潮州王尚書文

惟公性禀南方君子之強簸弄明月于潮之陽妙齡射策遇太上皇擢爲亞魁名震四方權臣用事明哲自將

潛心稽古得聖行藏於易春秋尤其所長帝初攬權思用忠良貳其成均儒林有光說書崇政屢上封章帝嘉其直入指曰狂出守東嘉奉祠故鄉主上龍飛召自南荒以長諫垣以肅周行正色立朝謇謇以昌筆端凜然不赦豺狼言如蓍龜去有芬香公雖在外上念不忘入司喉舌行登廟堂彼何人斯敢爲戕害如毀日月於明曷傷身雖可屈腸不減剛歸老于家天相壽康名德益尊如曲江張如襄公余如[illegible]歸于來鄉諧贊襄天不憗遺哀哉殲亡[illegible]上庠[illegible]第來歸禮遇異常公居諫省[illegible]亦曰兩王鼠豈虎偶葭依玉[illegible]歎雖獲修見則靡

邁忽聞訃音痛摧肺腸譬彼大厦壞其棟梁如體無骨四肢枸彊爲國惜賢潸然涕滂

祭曹夢良文

嗚呼我與夢良三紀論交義則弟兄堅如漆膠君方妙齡卓然自立才雋氣豪人莫能及書生事業有短有長君如巧匠能圓能方李詩韓賦賈論晁策聲蜚廣場筆掃勍敵少從明師學有淵源推以教人典刑具存散爲篇章戲成駢儷一言之出高覗前輩肄業太學君居我先同登科名若相待然作掾嚴陵赫然有譽需次閩泮行將美赴我嘗以君名聞廟朝拭目以觀聳壑昂霄胡爲一疾遽然不起命壓人頭乃止於此嗚呼前年之冬

我赴泉南以書見招至于再三訪君許峰禮盛觴豆送
我披南珠玉滿袖滿擬歸來重登慶門孰知訃音中途
遽聞孺人孀居婚嫁未畢族大義高必能周卹狀君文
行撫君孤遺我或未死其何敢辭追念交游零落可痛
我老君死云胡不慟

代祭宋彥才文

念吾鄉之耆舊所餘纔二三人嗟浮世之年齡自古稀
七十者況善人相繼而淪沒俾後生亡得以依歸蘊藉
傷心潸然出涕惟公文傾士論德冠鄉評妙齡接步挾
青衿白首游心于黃卷殖千金之產治生不羨于陶朱
而戲五綵之衣色養未多于萊子優游窗几組繪篇章

有員外之遺風恨錦袍之不奪繼廣平之餘韻賦梅花而甚工讀方外書有文選學惟以一經而教子子不求五斗以折腰尚期羔雁之招幾在桑榆之晚豈意海瀘之遽滅堪嘆朝露之易晞過眼百年轉頭一夢某居聯桑梓世績葭莩蚤從蘭玉之游曾快雲天之覩家聲不振媿同北阮之貧人品甚微謬辱東牀之選拜門闌之未幾俄簪屨之遽違徒然肝膽之摧莫遂北山之設撫棺有靦掩袂何追聊伸半子之恩薄致一觴之奠[illegible]

又

嗚呼人生百年兮長短幾何吾鄉故老兮零落無多月落天池兮夢斷南柯丈人一往兮迅若飛梭明翺瑆玉

兮湖山之阿月魄氷魂兮誰共吟哦輀車屆道兮薤露
興歌臨棺奠別兮涕泗滂沱

代諸生祭周仲翔母文

嗚呼孟母不生三遷教隳婦人義方麟踈鳳稀伊昔汝
南家聲尚微刀筆是傳詩書罔知夫人登堂潛歔默欷
曰我有子非儒曷歸仲子妙齡秀目踈眉喜謂艮人玆
迺佳兒磬我橐金給爾師資手調熊膽志在荷衣皎皎
明珠長淚益奇業勤藝苑心探聖涯高視雲霄平步可
期前日賢關小敵偶遺千里言旋慈顏不怡謂胡弗再
再戰秋闈去雖倚門歸欲斷機賢哉夫人前烈可幾雅
志未酬浮生遽違蓋棺不瞑有識興悲嗚呼哀哉菜[illegible]

忝交蘭玉屢拜賓筵賢孫厲杜濫對酒巵尚期他日一鶚高翥鯨吸賀觴歡動庭闈孰謂一朝入事咸非隻雞斗酒泣奠靈帷嗚呼哀哉男子剛腸不妄涕洟今日潸然爲賢母揮

代諸生祭陳元佐父文

嗚呼十載之前吾邑父兄汩于流俗聞見弗明詒厥子弟惟利是營惟刀筆是傳惟儒冠是憎雖有良能莫克自興孰先義方孰始過庭樂善惟公教子以經矯矯家督早蜚俊聲茲千里西征惟公命是承豈私是名實惟親是榮凱奏未旋禍變忽嬰忍哉蒼天儉莫之勝所孤者不啻天地之重所圖者僅比毫髮之輕是詩書教子

反貽公之恨而桑弧蓬矢之志足以明孝子之痛戀嗚呼哀哉某等辱蘭玉之與游獲誨言之屢聽痛斯辰之蓋棺想銜恨而弗瞑奠一觴而永訣故血淚其如傾

代祭季夫人

近世以來人益夭促吾鄉數月頻着弔服老而逝者壽罕及於稀年少者胡爲名亦書于鬼錄惟今日之弔夫人乃堯舜盛時之叟蓋夫人之壽幾九齡有內外重孫之滿目且富而康庶幾五福此固吾鄉近世之所無而夫人之所獨某姻黨之親也惟夫人爲最尊而某之不肖也又聯姻於華族施及兒輩莪莩相續三世婚姻恩重義復兼慈顏之長在庶壽觴之頻屬胡今日之登堂

莫生務之一東如夫人之一死今顧無可憾而親戚之
心雖聘彭猶未足

代諸生祭周仲翔父文

嗚呼人孰無生生而不淑有媿于生亦孰不死死非正命有媿于死惟靈生爲善人死于牖下是生死之間兩無所媿也然靈脱然于習俗之中慨然破黃金之籝諄諄然有意于教子也幡幡令嗣天姿秀偉力學而工文自修而近厚亦一鄉之善士也夫何鼓篋賢關較藝秋闈未遂厥志而靈不能忍死數年以待三釜之養此某等所以爲靈與恨于此也

代人祭族弟文

嗟吾宗之薄祜兮如吾弟其無多方妙齡兮確有志于琢磨將興家以詩書兮變習俗而正軻荀歲月之少留兮持此心而匪他庶頭角之成就兮奚蒼穹之足摩云胡命之不淑兮遽不起乎沉疴凋朱顏于鼎盛兮脫綵葉于庭柯驚好夢于須臾兮委青春于逝波嗚呼雙親在堂兮鬒髮皤皤孤兒孀婦兮奈若何凜霜風于玄朔兮埋爾骨于山阿酬一觴而永訣兮覺老淚之滂沱

代祭葛夫人文

嗚呼婦人五福世罕有也天畀夫人獨何厚也東平先生以絃誦先吾鄉以節行高一時賢士大夫爭求見之而夫人實爲其婦也扶風府君溫厚儒雅[illegible]世禮

爲長者而夫人實爲其偶也蚌腹生珠藍田出玉一門四味如唐之穆夫人有子實昌厥後也禁臠奇才東牀佳士喜入門闌如唐之李夫人有女實獲鸞友也履柔順于一身達孝慈于六親夫人之德固無咎也閥閱冠乎鄉閭齒髮逮乎稀年夫人富壽固兼受也湖山之南佳城鬱葱夫人之藏當不朽也某忝葭莩之末欽聞懿德亦云久也今夕何夕奉兹窀穸登堂灑涕酬斯酒也

代祭何升老文

惟公名久聯于仕籍出處可書行素著于鄉評始終無玷門闌鼎盛蘭玉兼榮方期壽杖之迎遽棄扳輿之養不遺一老莫贖百身某早緣桑梓之私重結葭莩之好

徒深感德未遂承顏况遼阻下江山每瀾疎于音問忽聞凶訃俄喪吉人已嗟七日之非薄致一觴之奠慈容莫覩老淚徒揮

代祭宋元明文

嗟嗟元明君死已乎然歟否也誚果然耶君風貌堂堂世事了了以幹蠱克家而門庭昌阜何天與之才智而嗇其年壽也謂不然也吾入君之門胡不見其歡然而迎登君之堂胡不聞其笑語之聲七尺之軀乃魄然而在柩也嗚呼君果死矣吾鄉黨親戚中堂堂了了如君者不多有也君之父乃吾之舅吾之母乃君之姑而吾同氣之姊妹又爲君之偶也吾與君再世通家游從最

久情好綢繆尚相期以白首也君强健如許而溘先朝露況吾蒲柳之姿又安能保其悠久也吾來撫君之棺弔君之母與吾之妹哀君之諸孤涕無從而奠以一卮之酒也

代祭蔣叔承文

嗟嗟吾公德尊一鄉宗族協和門閥阜康六子趍庭一桂先芳豈惟一門鄉閭之光賀客在廬弔客倚墻哀哉吾公命胡不長家君與公情好相忘婚姻世修如謝與王一二年來游宦遠方恨不親臨元伯之喪家書有命遣酬一觴

代祭余夫人文

惟靈節著孀居興共姜守義之誓志在宗祀有叔姬歸
國之風生涯獨盛于慶門智巧反踰于男子恩尤深于
娌獲庇潛及于孤遺於家曰能在婦爲哲早歲克勤于
負子莫年方慶于抱孫孰知驚悸之間遂至沉痾之甚
一疾不救六旬遽終某等忝通孔李之家兼修魯衛之
好雅欽婦德夙荷眷私華屋重來未改堂萱之綠玉容
不見但聞風樹之悲觴豆薄陳涕泗交隕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八卷終

兼於兩職况講讀方執經而入侍而記注常執筆而在旁各有攸司若何可講肄校議之不免謂聖恩之或私敢望睿慈追寢成命遴選碩學講聖人所親作之經庶俾志臣專天子不自觀之史

辭免侍御史狀 逸

辭免第二狀 逸

辭免權吏部侍郎狀

臣今月十二日伏准省劄奉聖旨除臣權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臣緣今早上殿自劾不合力贊陛下恢復及委任張浚事乞罷臣侍御史之職仍賜竄謫今來得旨除臣上件職是求罪而得遷何以塞群議臣不敢供職

所賜省劄已繳納尚書省臣今居家待罪欲乞睿斷降出臣自劾之章使中外曉然咸知臣罪速正典刑以爲臣子之戒

辭免第二狀 逸

辭免除集英殿修撰狀 逸

饒州乞祠狀 逸

辭免知夔州狀 逸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六卷終